



編者按語：一位七十歲的老人寫下的這部中篇小說，值得一讀，讀了會使你心碎。由於篇幅太長，本期只選擇其第一部份，全文將在黃花崗雜誌網站《文學作品選刊》發表。特此推薦。

### 主要人物簡介

陶繼明：蜀南醫大學生，落魄的知識份子，鄉村醫生。

牛雲：醫生，蜀南醫大畢業，繼明的女友。

九兒：1964年下鄉知青，繼明的愛妻。

周大山：1964年下鄉知青，九兒的男友。

路遇：繼明和九兒的養子，留美博士。

胡朋：牛雲的丈夫，蜀南醫大治保處處長。

陳虎：生產隊會計，強姦犯，殺人犯。

康藏高原層巒疊嶂的窮山溝裏，流傳著一個淒美動人的故事。說的是一九三五年冬，一個瘦弱的男孩在這裏一戶姓陶的醫學世家誕生了，祖父給他取名為繼明，盼望他將來繼承祖輩行醫，永遠追求光明。

在父母的精心撫養下，繼明一天天長大，長得又細又長，象一根青青翠竹。他擁有蜀南人的特色——黝黑的皮膚，濃密的黑髮和一雙深邃的大眼睛。

繼明的祖父是窮山溝德高望重的名醫，擁有陶家世代積累下來的田地，開了一家名曰“益壽堂”的中藥鋪。老人家每天坐堂，把脈看病處方，有時還帶著兒孫，背著背篋，扛著鋤頭，上山採藥材。其目的是要兒孫知道生活之好來之不易，平時做到勤儉節約。

老人家奉行醫病不如防病的行醫準則，年年為鄉親們防病操勞。他家門前的兩口大瓦缸裏，春夏秋冬都裝滿了防治不同疾病的藥水，供鄉親和過路人飲用。有人對老人家的做法不理解，便開玩笑道：“開藥鋪的希望人生病，賣棺材的希望人死，您怎麼……”話到此，他不好意思再續下去。老人家卻接嘴道：“我要那麼多錢幹什麼！我賺那麼多錢幹什麼！我行醫是為了治病救人啊！你懂嗎？你懂嗎？”老人家被他的話氣得蹬足，感到受了天大的侮辱。

陶家的藥鋪面向廣大顧客，保質保量，但是同一種藥有高中低三檔價格，視病家經濟好壞開價，遇到生活很困難的人，則分文不取。小時候，陶繼明不明白陶家的作法，便對爺爺說：“我們這樣收藥錢不對，不公平。”

爺爺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小小年紀，曉得啥子叫公平不公平。我們多收富人的錢，是用來幫助窮人的。富人該活命，窮人也該活命嘛。你說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他爽快地回答，好像聽懂了爺爺的話。

一天，陶繼明坐在書房裏，看一本古老的石印線裝書。爺爺走進來，問他看的是什麼書，繼明說是《醫學新悟》。

聽罷，老人家心裏一陣高興，忍不住問孫子：“你看得懂嗎？你看它幹啥子？”

“能夠看懂一些，正要向您請教呢。”繼明一邊說，一邊站起來，把嘴巴湊近爺爺的耳朵，悄悄地補充道，“我想學醫。”

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我家的醫術後繼有人了！”爺爺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。繼明對他異乎尋常的舉動，感到有些莫名其妙。

事後，繼明從祖母處知道，他的父親中學畢業就要去考黃埔軍校，祖父堅決不同意，要他子承父業，作一名治病救人的好醫生。說什麼“我家祖祖輩輩懸壺濟世，都是行善之人，你卻要去從武殺人，我決不允許”。但是，兒子不聽他的，和幾個同學一起逃跑了。

在黃埔學習期間，他秘密加入了共產黨。畢業以後，在國民軍第四軍供職，官至團長。皖南事變後，不了解內情的他對蔣介石指揮的國民軍失去了信心，毅然棄甲歸田。

回到家鄉以後，他賣田賣地，辦起了一所啟蒙學校。聘請有真才實學的愛國人士，“進步”人士，中共地下黨員參與學校工作。目的是喚醒民眾抗日救國。

抗戰勝利以後，學校成了在中地下黨的活動據點，聯絡處和指揮部。這時候人們尚不知道，提倡教育救國的陶繼明已經深入虎穴，打進了窮山溝漢藏救國軍，策劃這支“反動”武裝起義。

“天亮”前夕，他騎上馬，舉著刀，率領著漢藏救國軍，殺氣騰騰地從家門前經過。祖父看見了，喝令他停步，上前拉著他的衣袖說：“兒啊，你不要幹生靈塗炭的事，造孽啊！”

“爸爸，您放心，兒子知道。”他說，兩眼滿含深情地看了父親一眼，便策馬揚蹄而去。老人家望著他遠去的方向，再三作揖，祈求老天爺賜給兒子一顆善心，保護好這裏的老百姓。

果然，沒費一顆子彈，沒傷一兵一民，窮山溝就“解放”了。

八年抗戰，三年內戰，總算結束了，可是沒過上幾天太平日子，朝鮮戰爭爆發了。為了抗美援朝，保家衛國，陶繼明報名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。爺爺知道後，馬上跑到徵兵站，把孫子拉出來問他：“你說過你要學醫，為啥子說話不算話，捉弄我？”

“我沒捉弄您，爺爺。”繼明委屈地說，“我當的是衛生兵，救死扶傷。”

“啊——”爺爺長歎了一口氣，才慢慢把手鬆開。

在朝鮮戰場上，槍林彈雨中，陶繼明抬擔架，背傷員，表現得勇敢機智，立下了兩三次戰功。

戰爭結束以後，由部隊推薦，他考上了蜀南醫科大學。進校以後，他仍然穿一身綠軍裝，因此被同學們譽為可愛的大學生——“可愛的”來自《誰是最可愛的人》，還因為陶繼明原來是志願軍戰士。

## 一、短命的大學

一天黃昏，陶繼明掖著講義，哼著歌兒，賞著湖水，沿著湖畔小路，向圖書館走去。走著、走著，忽聽見湖裏“撲通”一聲巨響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有人落水了。

陶繼明急了，扔下講義，衣服都來不及脫就一頭栽進湖裏救人，很快他就抓住了落水人的衣服。可是落水人不配合，讓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幾經掙扎，才把她救了起來。上岸以後，陶繼明抹去臉上的水，睜開眼睛，才認出落水人是他的同班同學牛雲，她已經癱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憑經驗陶繼明知道，如果不馬上搶救，牛雲就會窒息而死，便立即給她進行人工呼吸。進行了三番五次、五次三番、累得連自己都喘不過氣來了，牛雲才慢慢回過氣來，發出極微弱的聲音問：“我這是在哪里啊？”

當她弄明白是被人救了之後，不僅不對救命恩人感謝，反而氣勢洶洶地對陶繼明說：“誰要你救我！誰要你救我！我不想活了！”說罷，從地上撐起來，又要往湖裏跳。

“站住！”陶繼明大吼一聲，向前一步，一把抓住她的肩頭說，“我不准你跳！不准你跳！”

牛雲被他嚴厲的聲音鎮住了，站在原地呆呆地望著他，愣了一會兒，突然用力掙脫他的手，蹲在地上，雙手捂著臉，“嗚嗚嗚”地哭起來。哭聲是那麼淒楚，那麼哀怨，撩得陶繼明心顫、心痛、心涼、忍不住落淚。他想安慰她，卻不知道從何說起。

後來，他把牛雲送回了女生宿舍，把她託付給幾位同學，並囑咐她們多關心她，幫助她，以防再發生意外。

從女生宿舍出來，迎面而來的晚風清涼涼，陶繼明打了個冷噤，才醒悟到自己該換套衣服了，便加快步子往男生宿舍走去。

滅燈以後，躺在床上的陶繼明難以入眠。牛雲蒼白愁苦的面容老是在他眼前晃來晃去，她那悲痛欲絕的哭聲也老是縈繞在他的耳畔，揮不去，揮不去。

牛雲，一九三七年秋，誕生在蜀南一個依山傍水，風景如畫的小鎮，母親給她取名為雲，是希望女兒一生如雲，自由自在，輕輕鬆松。

她身體十分柔弱，象秋風中的柳條。她擁有一張瓜子型的小臉，櫻桃紅的小嘴，水靈靈的丹鳳眼，性格活潑而又沉靜，全身透著一股靈氣秀氣。

她能歌善舞、但很少參加大學生舞會；她能說會道，卻從不在大庭廣眾中滔滔不絕；她含蓄而又羞澀，從不在人前嶄露頭角，尤其討厭賣弄風騷，招風引蝶，因此一直是“養在深閨人未識”的花中君子。

然而“桃李無言，下自成蹊”，花香蜜蜂自然來，女美男人自然愛。男生們總是圍繞著她，讚美著她，叫她躲沒法躲，藏沒處藏。她的受寵讓女生們驚慕，讓一些人妒忌。牛雲雖然不以此為榮，不以此為耀，但是無形中卻產生了一種少女們常有的快樂和滿足。心情也就格外舒暢，跨步也就格外高遠，常常是邊走邊唱著“生活是多麼寬廣，生活又多麼芬芳，凡是有生活的地方，就有快樂和寶藏。”

儘管如此，牛雲仍保持著清醒的頭腦。她珍視友情，更珍惜大學四年的寶貴時光，她幻想著成為一名出色的醫生。她不被外物引誘，集中精力於學習，換來了一期又一期，一年又一年的好成績。老師們對她讚賞、同學們為之佩服。

陶繼明也喜歡牛雲，尊敬她、欣賞她，但從不主動接近她。他傲慢而又靦腆。在女生面前說不上三句話就面紅耳赤；他不願在牛雲面前取巧賣乖，俯首貼耳。他是男子漢，只想通過自己的努力，在各方面超過牛雲，從而征服她。

俗話說“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”。牛雲突然病倒了。她發著高燒，昏迷不醒，住進了校醫院，而且一住就是半個多月。最初，每天去探望她的

人群絡繹不絕，其中還有不少男性講師和助教。然而一個禮拜以後，去看望她的人驟然下降，以至再無人問津。為什麼呢？聽人們惋惜地說“完了，我們的香菊花變成臭牡丹了！”

醫生對牛雲說：“很不幸，你患了典型的萎縮性鼻炎，此病目前尚無法根治。”

牛雲說“是的，我知道，我完蛋了。”

聽她這麼回答，醫生感到很奇怪，安慰她說：“你也不必悲觀，隨著科學的發展，最終能治癒的。”

從此，人們遠離了她，以異樣的眼光觀著她，遠遠地看見她來了，就用手帕掩住鼻子，把臉轉向一邊。課堂上，她坐在誰的旁邊，誰就起身離開，象躲避瘟神一般，最後只剩下她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一邊。她僵硬了，不敢抬頭去看大家，怕見到人們對她恐懼、冷淡、鄙視的目光。她全身冒冷汗，腦子裏“嗡嗡”響，往往一堂課下來，她卻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。她不敢再去聽課，心想：與其坐在教室裏受活罪，還不如死了好，於是，含著淚，咬著牙，毫不留戀地走向了湖邊。

牛雲的生活落差太大了，從過去的高朋滿座，到今天的門可羅雀，換了誰都會承受不住的——陶繼明躺在床上想。

牛雲需要幫助，需要關心，但是大家給予她的卻是冷漠、遺棄，這無異於雪上加霜，傷口上撒鹽——陶繼明這麼想。

經過一夜的輾轉反側，從第二天開始，陶繼明便懷著一顆惻隱之心向牛雲走近，希望以自己的“火”點燃牛雲心中那快要熄滅的“火”。

週末，同學們三三兩兩相約去看電影看戲，牛雲一個人孤單單地坐在寢室裏看書。眼睛盯在書上，心裏卻亂如麻。結果是什麼都沒有看進去。她把書放下，倒在床上，心想：睡吧，睡吧！睡過去就寵辱皆忘了。可就是睡不著，睡不過去，兩眼發呆死死地望著天花板出神。

這時候，陶繼明來了。他輕輕地叩開門，邀牛雲和他一起去看電影。她感到喜出望外，卻冷淡地說：“謝謝你，我不需要誰憐憫！”

“你想錯了，我憑什麼憐憫人？我是神仙？我是皇帝？我是救世主？”他著急地說，“我只是希望有個人和我評論電影而已。”

“你可以找別人嘛。”牛雲試探著問。

“我就喜歡找你，聽你的高論。你說怪不怪？”

陶繼明的話把牛雲逗笑了。但這笑裏含著幾分苦澀。

“你笑起來真好看！”陶繼明一時癡迷起來，望著她嬌美的臉蛋，讚美起來。

牛雲被他著迷的眼神羞紅了臉，低下了頭。

節日的大學生舞會，朝氣蓬勃，熱鬧非凡，男男女女結伴而去，牛雲想去而不敢去，她怕在那裏受到冷遇。這時候，陶繼明風風火火地跑來了，對她說：“走，我們跳舞去！”

“你開什麼玩笑？我這樣的人能下舞場嗎！”牛雲氣得火冒三丈，“砰”地一聲將房門關上，哭將起來。

陶繼明在門外愣了半天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他想，也許是自己考慮欠妥，鹵莽從事，傷了牛雲的自尊心，便湊近門，對門裏面的她說：“對不起，牛雲！我不是故意的，請你原諒！我走了。”

聽著陶繼明一步一步遠去的腳步聲，牛雲心裏更加難受，想起這段時間陶繼明對她的安慰和幫助——替她領講義、抄筆記，幫助她完成作業，甚至批評那些對她歧視的小人，與他們大打出手而傷了和氣，還不怕那些小人污蔑他，說他對她的關心“動機不純”等。其用心可謂良苦啊！

她還想起陶繼明和姚豔（同學們戲稱為稀有動物的女黨員）的一次對話。姚豔說：“陶繼明，你出生革命家庭，儀錶堂堂，德才兼備，不愁找不到才貌雙全的女朋友，何必盯著牛雲不放呢。”

陶繼明說：“你太不瞭解我了。我是醫生，我不忍心，也不容許疾病對人無情折磨，更怕牛雲因此而毀滅，變成一堆黃土。這是作人最起碼的良心啊！你曉不曉得？”

想啊，想啊。牛雲越想越難過，越想越後悔，禁不住淚水漣漣，在心裏說：“陶繼明，原諒我吧！我對你太不禮貌了。”

走在路上的陶繼明在想：看來，牛雲的病一天不除，她的心理就一天不能正常，她的情緒就一天不能好轉，只有消除了病患，才能使她振作起來，除此之外，任何別的努力都是白費功夫。“既然如此，我該為她做些什麼呢？”陶繼明情不自禁地問自己。

晚飯後，同學們照例在湖邊林蔭道上散步，陶繼明與牛雲卻另闢蹊徑，這是牛雲的要求，因為她既不願意，又害怕見人。

走了一陣，陶繼明試探著對牛雲說：“現在我國的科學進步得很快，我相信你的病一定能治好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你太悲觀了。”

“也許。”她說，“我查閱了一些權威的著作，翻看了不少資料，渴望從中找到根治的方法和靈丹妙藥，結果，眾家之言與醫生說的完全一致，我是水中撈月白費勁了。”

“啊——”

“不過，也有點收穫——弄明白了發病的機理，不能治癒的原因。我打算拿自己的身體做實驗，以尋求根治的方法，填補醫療史上的這一空白。”

“好，很好，我舉雙手贊成。”他興奮起來，並說，“我要同你一起幹。”

“好，謝謝！謝謝你！”牛雲不停地點頭說。

他倆一路走一路談，不知不覺進了後山的蘋果園。蘋果樹上花開了，一簇又一簇，占滿枝頭，發出陣陣清香。陶繼明張大嘴猛吸一口氣說：“好香啊！好香啊！快把我熏倒了。牛雲，你聞到了嗎？”

“沒有，一點兒也聞不到。”

“太——可惜了，太——遺憾了。”他拉長聲音說。

“是啊，人間一切香味我都無法享受。”她說，顯得有些悲哀。

陶繼明馬上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，連忙風趣地說：“也好，人間一切臭味都與你無緣。”

聽他如此說，牛雲淚如泉湧，卻勉強地笑著說：“還說無緣呢，把我都快纏死了。”

“對不起！對不起！”他連忙道歉說，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請你原諒！”

眼見得陶繼明如此真誠關心體貼人，牛雲擦擦眼睛，歉疚地說：“沒什麼，是我過分敏感了。”

走了一陣，兩人在一棵粗壯的蘋果樹下，背靠背地坐在茵茵綠草上。斑駁的樹影在他們身上塗上了黑色的花紋，隨風搖曳。多彩多姿。蜂兒、蝶兒在他們頭上飛來飛去，唱著春天的曲兒。

品著眼前的景色，牛雲想：蜜蜂和蝴蝶多幸福啊，吮著醉人的花蜜，聞著沁脾的花香，在萬綠叢中翩翩起舞，自由自在，我比蜂兒蝶兒都不如啊！

面對大好的景致，陶繼明在想：能讓牛雲聞到花香，樹香，草香，還有這泥土的芬芳才好啊！可是希望在哪里呢？他們在想，也都有些茫然。

“希望是本無所謂有，無所謂無的。這正如地上的路；其實地上本沒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<sup>①</sup>陶繼明想起了一位哲人說的話，使用它來給牛雲撐腰，作精神支柱。

他深知牛雲想治病又怕去治病，她怕醫生的白眼，再次失望；她怕向人敘述自己的病情，她羞於啟齒——認為自己患的是極不光彩的病，於是諱疾忌醫，逃避現實而心又不甘，苦悶至極。

怎麼辦呢？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去說服她——陶繼明身上有這麼一股韌勁。

如何治呢？陶繼明認為首先應該求助於醫生和專家，利用現有的醫療條件，而不是靠只有一些書本知識的他們慢慢去試驗。

他打聽到省城一家耳鼻喉專科醫院來了幾位蘇聯專家，便跑去動員牛雲到那裏去看病，牛雲經不住他左說右勸，便同意了。然而在專家問及她的病況時，她害羞地低下頭，拒絕陳述，讓專家感到莫名其妙，很不好辦，於是向她的陪伴——陶繼明投去詢問的目光。

陶繼明連忙從座椅上站起來，禮貌地向專家招招手說：“請您出來一下！”

他向專家詳細地講述了牛雲的病情，還講了她患病後的遭遇和心理變化，而且說：“這病對她精神的摧殘比之對肉體的傷害大十倍百倍。您看，她那麼年

輕，那麼漂亮，可惜被這病扭曲了。她需要社交，需要朋友，需要愛情，將來還要有婚姻家庭。她是人啊，活生生的，有血有肉有情的人。她應該有快樂，有幸福，她不應該就這樣痛痛苦苦，孤孤單單、寂寂寞寞地過日子。”

陶繼明的話字字情，聲聲淚，令專家十分感動，不禁問他：“你是她什麼人？哥哥？情人？”

“什麼也不是。”陶繼明連忙搖搖頭說，“我僅僅是她的同學而已。”

“哈，同學！”專家大笑，豎起大拇指說，“你這位同學太好了！我一定盡力把她的病治好。”

“謝謝！謝謝！”陶繼明緊握專家的手說。

牛雲被推進了手術室，等候在門外的陶繼明雙手捧拂，放在胸前，在心裏為她祈禱：願醫生手到病除，手到病除！

術後，牛雲的臉腫得變了形，連鼻子眼睛嘴巴都不見了，要不是固定的床位，陶繼明就可能找不到她了，因為他已經認不出她了。牛雲的變化讓陶繼明非常難受，心疼得目不忍睹。他跑去問醫生是怎麼回事，現在應該怎麼辦。醫生囑咐他給牛雲多打熱敷，讓血液流通，腫就會慢慢消失。

從此，陶繼明堅持每天來回走幾十裏路，到醫院給牛雲打熱敷。他打來一盆盆滾燙的開水，冒著自己可能被燙傷的危險，從盆裏撈起一張張毛巾拎幹，然後在自己臉上試試，感覺可以了，才給牛雲敷上去。其用心之細，手腳之輕。只有當了母親的人對兒女才能做到。而且還不斷問：“燙嗎？疼嗎？感到舒服嗎？”

如此這般過了一禮拜左右，牛雲的臉才復原了，再現出了“廬山真面目”，仍然是那麼秀麗，那麼端莊，陶繼明那顆懸在半空中的心才放了下來，對她說：“謝天謝地！你總算脫險了——手術沒有破壞你那美麗的容貌，沒有把你變成醜八怪。”

牛雲笑了，笑得有點開心。

塞在鼻子裏的紗條拆除後，專家又一次對她進行了檢查，才說：“目前看來情況還好，觀察幾天後，如果一切正常，就可以出院了。”

可是，只過了兩、三天，牛雲的鼻液又渾濁起來，讓人失望，讓人頭痛，專家卻愛莫能助了。

怎麼辦呢？牛雲再一次失望，比以前更加憂慮。

陶繼明想：天無絕人之路，我就不相信“黃河水”永遠不能變清亮。牛雲想：俗話說“黃河清，出聖人”，聖人在哪里？看來我這病是治不好了。

陶繼明發揮他特有的拗勁，每天翻閱新出版的醫學雜誌，尋找新的資訊，以求萬幸。終於在一本醫學雜誌上看到一篇名為《意外收穫》的短文，說是有一位患典型萎縮性鼻炎的中年婦女，做膽囊切除術後，由於感染，輸了一斷時間的青黴素，竟意外地“治好了”老鼻炎，至今已五年左右，未見復發。讀完此文，陶繼明“騰”地站起來，一拍大腿說：“哎呀！真乃‘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’，我要告訴蘇聯專家去，請他在牛雲身上用青黴素試一試。”

他象一股旋風捲進醫院，站在專家面前對他說如此這般。專家也興奮起來，拍拍他的肩頭說：“年輕人，好樣的，我佩服你，我同意試一試。”

陶繼明陪著專家來到病房問牛雲：“你願意用青黴素試試嗎？”

“願意，我已經豁出去了，與其帶著這可怕的生活受罪，還不如死了好，何況這是為醫學作貢獻，我高興還來不及呢。”

經青黴素試驗後，牛雲的鼻涕清亮了，她欣喜若狂，對陶繼明說：“我現在好了，好了。”

陶繼明卻打趣道：“牛雲，你才半隻鼻子呢，就高興成這般模樣。”

“怎麼是半隻鼻子呢？”牛雲一時未理解。

“鼻子的功能是呼吸和辨別氣味，你能聞到花香嗎？”

“啊——虧你想得出來。”她明白了，在陶繼明背上播了兩下。

他們又去請教專家，那專家說這更是個難題，保守的治療方法是加強營養、防止鼻子受凍，冬天戴上口罩保暖保濕，以使鼻粘膜溫潤。她還年輕，這樣做也許鼻粘膜會慢慢豐滿起來，嗅覺也許會隨之恢復。

“謝謝，專家！”他倆緊握蘇聯專家的手。

出院那天，牛雲捧著陶繼明送給她的一束黃菊花，象一隻小鳥飛出了醫院。陶繼明陪在她身邊，兩人一路走，一路高唱“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”。

舒心的日子總是過得很快，轉瞬已經兩年過去了。牛雲的病情非常穩定，這時他們才去醫院收集牛雲的病歷，請教蘇聯專家，參考前人的理論，寫出了一篇攻克頑症——典型萎縮性鼻炎的學術論文，發表在學報上。

自此，同學們對他倆刮目相看，系領導選他們為科研尖子，由系上最著名的教授重點培養。他倆不負眾望，勤勤懇懇學習，兢兢業業實驗，決心攻下恢復嗅覺這道難題。

在教授的指導下，他們設想了兩個方案。一是搞器官移植，先把嗅覺特靈的獵犬之鼻粘膜連同嗅覺神經移植到普通的家狗身上，如果成功了，再將家狗的移植到人身上。二是從昆蟲——蜜蜂、蒼蠅身上提取強嗅覺素，製成藥劑，讓人一塗就靈。

他們大膽的設想引起眾說紛紜。有人鼓勵他們，說搞科研如在茫茫黑夜中尋寶，有的人很快就摸到了，有的人費了畢生的精力卻一無所獲，但他並不後悔，重要的是敢想敢做，並祝他們成功。有人卻嘲笑他們“被勝利沖昏了頭腦”，“癡人說夢”。

面對眾說，他們想起了巴甫洛夫的名言：“科學需要人貢獻畢生的精力，哪怕你有兩次生命，也是不夠的。”於是堅定地說：“讓大家去議論吧，這華山一條路我們走定了，哪怕前面是懸崖是深淵，我們也要跳過去。”

冷靜下來以後，陶繼明對牛雲說：“我們的兩個設想好是好，可是不能解你的燃眉之急。”

“就是。”牛雲說，“我的鼻子沒有常人的健康，有時天氣冷，或患感冒，就流渾濁腥臭的鼻涕，我非常擔心病情反復，著急得很。”

“我也不放心，因為我後來想，青黴素的作用僅僅是抗菌消炎，恐怖也不能根治。”他說，“所以，我想問你想不想請我爺爺給你診斷，用中藥治療。”

“當然想了。”

暑假，陶繼明就把牛雲帶到了陶家，請爺爺給她看病。爺爺對她望聞問切之後，給她服陶家祖傳秘方“奇授藿香丸”，以清熱泄火；用陶家自配的“碧雲散”吹入鼻竅消炎。二十多天後，爺爺發現她的鼻孔乾乾淨淨，沒有不正常的分泌物，就說：“現在可以用我家的“化腐生肌丹”了。”

“化腐生肌，這可能嗎！？”陶繼明和牛雲驚喜道。

“完全可能。”爺爺肯定地說，“用藥一月左右，你們可以去醫院驗證。”

果然，牛雲漸漸能聞到各種氣味了，萎縮的下鼻甲，鼻粘膜都新生了。

一晃到了一九五七年寒假，陶繼明被戴上手銬，押上囚車，送到西北勞教去了。牛雲急了。馬上跑去問領導：“你們為什麼叫人抓陶繼明？”

“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牛雲斬釘截鐵地說，“他父親是地下黨員，哥哥是剿匪英雄，他不可能反黨反社會主義。”

“胡說！”領導氣憤地制止她，說，“事到如今，你還在為他辯護，還執迷不悟，我看你怎麼下臺，危險啊！”

“危險就危險，我不能昧良心，不說真話。”

“良心，良心也是有階級性的。”領導開導她說。

牛雲仍不開竅，理直氣壯地說：“我不曉得啥子叫階級性，只曉得他是好人。”

太幼稚、太糊塗——領導這麼看她。

牛雲在想，大鳴大放時，她和陶繼明兩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只在搞科研，成天埋在書堆裏，泡在實驗室。即使在規定必須參加的鳴放會上，他們也是人在會上，心在實驗室裏，根本沒有把別人的話聽進去。

可是，到了運動後期，陶繼明卻突然被揪出來批鬥，還說是埋藏得最深最陰險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。牛雲自然莫名其妙，於是說：“怎麼，階級敵人竟然在我身邊？我怎麼一點都沒有察覺呢？”

便有人對她說：“你可能是被他迷了心竅。”

“不、不、不。”她立即搖頭否認，而且說，“我真的沒有聽他說過共產黨、社會主義半句壞話呀！”

“這就說明他相當陰險，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卻不露一點聲色。”好心人對她說。

“啊！”牛雲感到更奇怪了。

每次批鬥陶繼明之前，稀有動物姚豔都要對牛雲做思想工作，動員她揭發陶繼明，爭取當“左派”。但每次牛雲都心驚膽顫，說不出一句話來，像是自己在接受批鬥。會上，發言人嚴厲的批鬥聲，聲嘶力竭的口號聲，似子彈、似刀劍，射穿了她的胸膛，刺進了他的心臟，痛得她難以自持，幾乎昏倒過去。那些旁敲側擊，含沙射影的發言，常常羞得她無地自容，渴望山崩地裂而鑽進去躲起來。

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，陶繼明給她帶來那麼多痛苦，她還天天陪他散步，給他安慰，與以往沒有兩樣。她天真地勸他：“你就把那些‘罪’包下來吧！‘雷公不打吃飯人’，檢討一下不就完了。”

“你想得那麼簡單！何況我沒有錯，我沒有罪。我為什麼要包下來呢？”陶繼明說，“你害怕就躲開我吧！”

“我躲，我往那裏躲？”她指著自己的鼻子，對著他說，“在你遭難時我就躲起來，我是這種人嗎？”

陶繼明馬上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，誤解了牛雲，難過地低下頭說：“都怪我，都怪我不好——我怕連累你啊！”

領導說牛雲糊塗、危險；陶繼明要她躲開，謹防受連累。她該怎麼辦？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她想到了母親，於是向母親請教。

母親說：“雲兒。我沒有文化，也不懂政治。只曉得為人要講良心，不要無中生有，冤枉好人，知道什麼才說什麼，不知道就不要亂說。”

聽了母親的話，牛雲高興起來，似喝了一碗“迷魂湯”，頭不暈，腦不脹，輕鬆多了，行動一如既往。

於是，有人認為她是“迷途羔羊”，有人認為她是裝瘋賣傻，是與陶繼明訂了攻守同盟，以保自己和陶繼明。在深挖右派的“交心”運動中，上面把她列為重點批判對象，派姚豔跟蹤她，監視她、對她軟硬兼施。

姚豔對她說：“我們很同情你，你是被陶繼明騙了，趁你生病需要人安慰幫助時，他關心你，以博得你對他的好感；他深知你喜歡學習和科研，便投其所好，以得到你進一步的好感。其實他完全是在逢場作戲，玩弄你的感情。”

牛雲不語，向她投去“??”的眼光。

“我說的全是真話。她很狡猾，你很單純；他很老練，你很幼稚，你們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。”

牛雲仍然不語。她想起了《烏鴉和狐狸》的故事，意識到自己嘴裏一定有一塊吸引“狐狸”的“肥肉”，狡猾的“狐狸”才拼命地往她臉上貼金，於是決定一言不發，使“狐狸”達不到可恥的目的。

姚豔見一計不成，便又生一計，裝腔作勢地問她：“你總不開口，難道是被陶繼明‘那個’了？說出來我們會替你保密，保證對你無絲毫影響，說不定你還會因敢於揭發而成為‘左派’，免得象現在這樣為他背黑鍋。”

“放屁！不要臉！你這是侮辱我，往我乾乾淨淨的身體上潑污水！”牛雲怒吼起來，平生第一次罵人，“虧你想得出，說得出這些話而不臉紅，你真是個不知道廉恥的傢伙！”

“我是為你好。”姚豔沈住氣，耐心地說。

“不。”牛雲厲聲道，“你是要我抓屎糊臉，落井下石，陷害好人，把自己變成‘左派’。我做不到，永遠做不到！因為我的靈魂不允許。”

磨了半天牙，討了個沒趣，姚豔惱羞成怒，扔下一句威脅她的話：“咱們走著瞧吧！”鼻子一哼，揚長而去。

不久，她通知牛雲：“上面要你在全班‘交心’，接受全班同學的批判，你先寫好自己的檢查，由我審定後才能在會上說給大家聽。”

牛雲想，寫就寫吧，我怕什麼呢，白的總說不成黑的吧，心中無冷病，不怕吃西瓜。她提起筆來，奮

筆疾書，寫到中途卻擱淺了，她想起了姚豔的話，想起了與陶繼明最後一次相見的情景。

那天，太陽剛下山，天邊還抹著淡淡的晚霞，牛雲和陶繼明來到後山池塘邊。眼前是亭亭玉立的荷花，往來嬉戲的遊魚、但是兩人都無心觀賞。

陶繼明著一身已經洗得發白發毛的綠軍裝，神情十分憂鬱，坐在地上似一根被摧彎了的毛竹。牛雲一如平常，著一件白短衫和水綠波浪裙，兩條黑油油的長辮子垂在胸前，樸素而淡雅，心情也十分沉重。

陶繼明想對她說什麼，可又遲遲不能開口，他感到眼前的牛雲是那麼憂鬱，那麼悲愁，那麼難堪，而這些都是他一手造成的。他想為她解脫，卸下包袱、卻又擔心弄巧成拙。他想，過去我救過她的命，可現在又置她於死地，我算什麼東西？貓哭老鼠——假慈悲，偽君子而已。不能再這樣下去了，於是鼓起勇氣對她說：“牛雲，我求你揭發我吧！我已經是‘死’定的人了，隨便你說什麼，都不會使我罪加一等；即使是罪加一等，我也死而無憾，我這是最後一次求你了！”

“不！”她說，“我決不無中生有！決不造謠中傷！決不投井下石！說了違心的話，我會後悔一輩子，譴責自己一輩子，那時的壓力會比現在的壓力大十倍百倍。”

“啊！”陶繼明再次失望，頓感坐在他面前的不是牛雲其人，而是一株美麗聖潔的白荷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，亭亭玉立，不偏不依，並為之肅然起敬。於是自覺不自覺地向她靠近，跪在她面前可憐巴巴地說：“請你寬恕我吧！我對不起你！”

牛雲“呼”地從坐著的石頭上站起來，生氣地說：“你瘋了！你給我起來！你沒有錯，你沒有對不起我。”……

“喂！快寫‘交心’檢討，別讓我等得不耐煩了。”姚豔又來了，把她的思緒拉了回來。

苦想了三天三夜，寫了三十三張檢討，總算過了姚豔這關。

第二天，來到教室裏，站在講臺上，牛雲向黨向全班同學“交心”。

台下，一雙雙眼睛望著她，是鄙視，是憤怒，是同情，是關心，應有盡有。

還未啟齒，牛雲的臉就嚇得蒼白，象一張白紙，淚水也滾滾流了出來，心“怦怦怦”跳個不停，發言稿在手上抖個不停，連說話的聲音都變了。

這時，台下有人悄悄地說：“算了吧，別難為她了，可憐的姑娘，都快嚇死了。”還不忍心地低下頭，不去看那眾矢之的任人宰割的羔羊。

唯聽牛雲細聲細氣，結結巴巴地說：“我---我這個人最。。。最大的毛病是。。。是太重感情，太講義氣，對人總是‘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’。以前我生病而走投無路時，是陶繼明救了我的命。在人人都嫌棄我遠離我時，是陶繼明為我驅走了孤獨寂寞和苦悶。在我住醫院時，是陶繼明每天徒步二、三十裏，來幫我療傷----”

“你還在為陶繼明評功擺好！”有人嚴厲地打斷她的話。

可她仍然按原來的準備接著說：“這一切的一切我總忘不了，忘不了。也看不出這些事有什麼不對。也許正是他在我面前表現出來的關心柔情，軟化了我的鬥爭意志，遮住了我的眼睛，使我成了睜眼瞎子，直到今天還看不清他是階級敵人----”

“小資產階級請調，”有人立即作出結論，“資產階級戀愛觀。”

牛雲繼續一字一頓地往下說，同學們一字一句地用心聽著，感到她的“交心”字字情，聲聲淚，不知不覺為之動容。有人歎氣，有人搖頭，有人唏噓，一掃會場上緊張嚴肅的氣氛。同時也有個別人摩拳擦掌，準備高呼“打倒----”的口號，但終於沒呼出來就被旁邊的人勸阻了。

牛雲又說：“我之所以與他劃不清界限，還因為我出身封建封閉的家庭，受封建文化的影響很深。我從小就知道‘知恩不報非君子’，‘士為知己者死’，‘受人之恩當湧泉相報’等腐朽的格言。小時候母親經常教育我們不要傷生害命，連螞蟻也不要踩死，花也不要摘，冬天連冷水也不要給花‘喝’，怕它們受涼生病，更不要整人害人。。。。。”

“不要販賣這些封建糟粕！”有人大聲呼喊。

“打倒東郭先生！”有人喊。

“我不是販賣，是在批判它們。我不知道有時候恩人也會變成階級敵人，今天我終於明白了，所以---所以從今天起我要和陶繼明一刀兩斷，徹底決裂。他走他的陽光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。。。。。”

“不准打胡亂說！”一位男同學拍桌子瞪眼睛道。

“是...是...是我說錯了。”牛雲嚇得戰戰兢兢地說，“應該是他過獨木橋，我和大家一起走黨指引的康莊大道。”

聽到她軟綿綿的聲音，吐出如此強硬的話語，同學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抬頭看看站在臺上的牛雲，仍然可憐兮兮，膽膽怯怯，毫無革命氣魄。

“現在，我把他過去送給我的禮物交給黨，以表決心。把他過去寫給我的信，我寫的日記也全部交給黨，以表我的忠心。”牛雲繼續說。

同學們齊刷刷地從座位上站起來，伸長脖子，好奇地想看清那些“贓物”。

只見牛雲高舉起一枚抗美援朝紀念章，對大家說：“就是這勞什子騙了我，讓我把他當成最可愛的人。”說著，他把那紀念章往桌子上一扔，任它發出鏗鏘之聲。這聲音令大家震驚，於是齊刷刷地坐了下去，心潮難平。

“心”交完了，牛雲站在講臺上，低著頭，等著人們的唇槍舌劍。

沈默啊，沈默。會場上死一般的沈默。人們在想：多麼幼稚的女孩，多麼單純的女孩，怎麼忍心去傷害她。多麼善良的女孩，多麼有人情味的女孩，誰不喜歡她。多麼膽大的女孩，多麼明理的女孩，誰不佩服她。這氣氛令主持會議的支書非常尷尬，束手無策。

為了給支書解圍，一位名叫胡朋的同學站起來說：“我說兩句，我認為牛雲太落後，太不覺悟。都什麼時候了，你還不曉得和他劃清界限，你太傻了。”

支書馬上順水推舟，說：“胡朋說得對，牛雲下去以後還要進一步提高思想，徹底批判你今天暴露出來的資產階級思想。”輕描淡寫，宣佈散會。

會後，支書責備姚豔沒做好牛雲的工作，把一場嚴肅的批判會搞砸了。

更出乎意料的是：在這次“交心”會上，胡朋竟發現牛雲長得非常漂亮，一雙眼睛撲閃撲閃，似一對伏在鮮花上的黑蝴蝶，配上那高高的鼻樑，紅紅的櫻桃小口，瓜子型小臉，淡淡的哀愁，真讓人神魂顛倒，魂不守舍。他愛她，他覺得她的心靈比她的外表更美麗，她迫切地想解救她，接近她，幫助她，但此時此刻又怕眾人的眼睛，眾人的嘴巴而不敢造次，於是靈機一動，來了個明修棧道，暗送秋波，上演了剛才的一幕，成功地一箭雙雕。

從此，胡朋與牛雲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牛雲的日記由姚豔審查，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逐字逐句地分析研究，企圖從字裏行間找到牛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蛛絲馬跡，以彌補她這次工作的損失。

然而她失望了。

《日記》的大部分記錄了牛雲的病情，病帶給她的苦痛煩惱，悲觀失望，治病的經過，以及治病的藥物和方法等，同時也記著陶繼明對她的關心，幫助和安慰。篇篇日記象一頁頁病歷，又象一封封未寄出的情書，文情並茂。

在一篇病癒出院的日記裏，她抒發了自己快樂的心情，寫道：“我好高興啊！我好幸福啊！我生長在新中國，沐浴在黨的陽光下。我感謝您啊，親愛的黨！如果沒有您，我國的科學就不可能這麼發達，就不可能有青黴素，我的病就不可能治好，我也就只有病死。即使不病死，也會氣死。萬歲，我親愛的黨！我一定要努力學習，在醫學上做出貢獻，為您爭光添彩，以報答您給我的救命之恩。”

看到這裏，姚豔鼻子一哼，罵道：“‘狐狸精’，你才會騙人呢！我就不相信找不到對付你的‘子彈’。”於是更加貪婪地搜尋著，一個字也不漏掉，幾乎看穿了紙背。

“哇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！”她突然興奮起來，忙把《日記》上的一句話指給支書看，並說，“你看她說什麼，她說‘是誰造成這人間的悲劇’，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反對反右派鬥爭，反對黨嗎？”

可惜，支書細心地看完這篇日記後卻說：“不要斷章取義，要全面分析，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。從這篇日記的全文看，這句話只說明她對陶繼明被送去勞教不理解。她已經找我談過這事，我批評了她，她是個糊塗蟲。”

姚豔不同意支書的看法，但又覺得不與他爭論為好，只在心中暗暗罵支書“右傾，怕也是被‘狐狸精’迷住了”。

她一個人朝宿舍慢慢走去，一邊走一邊想：我這麼積極，這麼能幹，怎麼就沒有一個男人愛我呢？過去我喜歡陶繼明，陶繼明卻被她迷住了，對我不理不睬。現在好了，遭報應了。如今我喜歡胡朋，他唇紅齒白，目光炯炯，嘴靈舌辯，風流瀟灑，害得我寢食不寧，心神不定，曾對他多次暗示，他卻置若罔聞，今天居然還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，在會上向“狐狸精”討好，“投之以木瓜”。阿彌陀佛，還要遭報應的。

她想：難道我就一文不值，討不到男人的歡心？她又氣又恨，無限悲哀，無限惆悵。她不願意服輸，更不服氣，她要使出渾身解數去達到自己的目的-----

## 二、“回鍋肉”要炒幾次

缺吃少穿的年頭，陶繼明回到了生他養他的窮山溝，臉上添了許多滄桑，身上少了許多肉，少了一些書生氣，似一根被蟲蛀了些斑點，已經開始發黃的楠竹。在這裏他已經無家可尋，好心的鄉親挪出一間小屋，讓他棲身，分出一點土地給他耕種。

“春耕一粒粟，秋收萬顆籽。”一年的辛苦換來的收成。勉強能填飽陶繼明的肚子。為了感謝鄉親們的關懷，他毅然辦起了義學，免費教窮山溝的小孩識字，算算數。

孩子們喜歡他，有時候給他帶來一杯米，一棵青菜，甚至一只用彈弓打下來的麻雀，一隻在河溝裏捉來的小螃蟹---真乃“禮輕人義重”，給陶繼明極大的安慰，無限的溫暖。

孩子們有時候對他說：“老師，我們的爸爸媽媽都說您是好人，您的爺爺、爸爸、哥哥也都是好人。”

聽到這些話，陶繼明一邊點頭，一邊笑，一邊流淚，提醒孩子們不要到處“亂說”。孩子們不解地望著他問：“為什麼不可以說呢？”

“你們長大了就會明白的。”

春天，窮山溝來了一批城裏的大學生，三三兩兩被分配到苦大仇深的貧、下中農家中，與他們實行“三同”。

陶繼明喜歡他們，但沒有資格接納他們，有關方面還明文規定，不准他這樣的人接近學生。陶繼明也怕接近他們，一怕“觸景生情”，引起自己回憶夭折了的大學生活，回憶起失去的牛雲。二怕與學生接近給自己帶來難以預料的麻煩。於是總是遠遠地看見他們就立即躲開。

冷風吹了幾天，冷雨下了幾天，太陽終於出來了。陶繼明坐在門前的矮凳上，靠著門框曬太陽，雙目微閉，默誦著《寒號鳥》：“得過且過，得過且過。。。。。”

迷迷糊糊中，見一位姑娘向他走來，長相酷似牛雲，心裏不禁一驚，睜眼一看，原來是住在附近貧農家的那位女大學生站在他的面前。

陶繼明慌忙站起來，欲躲進屋去，誰料這女學生卻上前一步阻攔他，而且恭恭敬敬地稱他為老師，並自我介紹說：“我是來這裏鍛煉的學生，我姓劉，名星，你就叫我劉星吧。”

“啊---啊---啊---”陶繼明後退著給她讓坐，不斷地點頭哈腰，不知說什麼好。

坐定以後，劉星才慢慢對他說：“老師，我想向您請教，您是怎麼揭了‘帽子’的？”聽他

提出這個敏感的問題，陶繼明警惕地瞥她一眼，心想她打聽這幹什麼呢？

“我哥哥和你一樣是‘右派’，至今還戴著這頂不光彩的‘帽子’而沒有自由。我想向你取經，幫助他早日‘脫帽’，成為和你一樣的自由人。”

“啊！”陶繼明明白了，說，“這---這可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事。”

他確實說不清楚，也不敢說清楚，因為他確實沒有那個水平，也沒有那個膽量，只能令劉星失望而去。

俗話說“愛屋及烏”，“同病相憐”，劉星愛自己的哥哥，同情自己的哥哥，便因此而喜歡陶繼明，同情陶繼明。只要有空閒時間，她就跑到陶繼明這裏來問這問那，要他講自己的經歷，自己的遭遇。有時還替他縫縫補補，洗洗刷刷，批改孩子們的作業。

她那女性才有的溫柔體貼，滋潤了陶繼明幾近乾涸的心田。他象枯木逢春，漸漸有了生氣，有了笑容，人的情與性也隨之復蘇。但是，他不敢有非份之想，更不敢向人表白，總是儘量壓抑自己，克制自己，不讓流露出了丁點人的正常感情。

陶繼明怕犯“天規”，“初生牛犢”的劉星卻不怕。她找機會向陶繼明暗示了一次，兩次，見他毫無反應，劉星冒火了，逮住他質問：“你是不是人？你是真不懂還是裝糊塗？你拿我不當人看待。”

“不---不---不---不是，我---我---我---我怕。”陶繼明囁嚅道。

“怕什麼！有什麼好怕的！”說完，她轉身就走，氣衝衝的。

陶繼明慌了，沖到她面前，張開雙臂，對她說：“你別走，別走！讓我想想。”

劉星抿嘴一笑，向他撲去，可惜他退縮了。

氣走了劉星，陶繼明“咚”的一聲落在矮凳上，氣呆了。

夜晚，躺在床上的陶繼明難以入眠，他問自己已有資格愛和被愛嗎，有能力去愛和接受愛嗎。再說，從前為他受苦受難的牛雲在哪里，還沒有弄清楚呢。這時他才意識到應該寫封信給牛雲了。

他披衣下床，點亮油燈，提起了筆。怎麼稱呼牛雲呢？稱“親愛的”自然不妥，稱“同志”或直接稱呼全名，似乎太陌生太疏遠。想過來，想過去，始終定不下來。寫什麼內容呢？總不能劈頭就問“你結婚了嗎？”轉彎抹角吧，讓她去猜，又覺得不對，是對牛雲耍花招，要不得。

他在床上輾轉反側，想了很久很久，突然想起自己曾經送給牛雲一張照片，照片背面還題了一首詩，於是茅塞頓開，在紙上寫起來：

“等著我吧，

我會回來的，

當黎明到來的時候。

等著我吧，

我會回來的，

當春風吹來的時候。

也許

在黃葉飛舞的暮秋，

也許

在寒梅怒放的隆冬，

我

回來了！”

一首詩便是一封永遠寫不盡讀不完的信，寄往哪里呢？仔細算算，牛雲已經大學畢業幾年，如今在哪里工作呢？考慮再三，他決定將信寄到牛雲的老家，拜請伯父伯母轉給她。

信按陶繼明的想像送到了牛雲手裏，她捧著它，象捧著偷來的寶貝，又高興又害怕，一個人藏在家裏偷偷地看，偷偷地想，偷偷落淚。她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親了一次又一次，然後悄悄地藏起來，考慮如何給陶繼明回信。

她想，除了父母以外，丈夫就是最可靠的人了，於是把陶繼明來信告訴了丈夫，向他討主意。

誰知道，他很不愉快地說：“討厭！把信給他退回去，退回去！堅決地退回去！而且把信寄給組織，由組織去處理。另外附上你的聲明：第一，你已經結婚，有個幸福的家庭、叫他別來破壞。第二，請組織出面干涉，不准他再給你寫信。”

丈夫的話那麼硬，那麼冷，那麼令人傷心。牛雲對此既難過，也表示理解。但她不忍心按照丈夫說的辦，她怕傷害已經受了嚴重創傷的陶繼明，便自作主張給陶繼明寫了一封短信，告訴她自己已經結婚了，過著平常人的生活。

看了牛雲的來信，陶繼明對她絕望了，也輕鬆了。於是從一隻破木箱裏翻出隨他去過公安局、勞教營而保存至今的牛雲的照片，把它供在搖搖晃晃的飯桌上，然後走出門，從地裏采來一束金燦燦的油菜花，獻給“牛雲”，恭恭敬敬地對她三鞠躬，悄悄地對她說：“親愛的雲妹，我祝你幸福！你有了好的歸屬，我放心了。”照片

上，牛雲對他微笑著，那麼單純，那麼天真，令陶繼明禁不住淚流滿面。

“老師，你在做什麼？”劉星冒冒失失闖進來，把他嚇了一跳。

“我---我在祝福我的一位朋友，她---她結婚了。”陶繼明結結巴巴地說，指著桌上的照片。

“是你過去的女朋友吧？”她伸手拿過照片來看。

“別---別動！”

“看看都不可以嗎？”她眼睛盯著他問，把照片放了回去，話鋒一轉說，“你怎麼辦呢？”

“我---我不知道。”

“也該想想自己了。”劉星背過身去說。

“我---我可不想這些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她轉身面對著他。

“我---我---沒有資格，沒有這個權利，也沒有能力-----”

“難道你不是人？不是和她，和我一樣的人？難道你還戴著那‘帽子’？”她又氣又急地說。

“是---不是。可是，可是-----”他吞吞吐吐。

“可是什麼？”她更急了。

“有些事不象你想的那麼簡單，實際上我已經是帶‘罪’字的奴隸了。”

“什麼叫帶‘罪’字的奴隸？”她不懂而問。

“就是說，我永遠是‘右派’，永遠不能與人平等了。”

“這有什麼關係，我哥哥現在還戴著‘帽子’，我仍然稱他為哥哥，和從前沒有兩樣。”

“那是他，不是我。”

“他怎麼樣？你怎麼樣？我只曉得你們都是好人，我喜歡你們。”

“-----”陶繼明無言以對，被她天真、單純，大膽的言行深深感動了。

陶繼明喜歡她，愛著她，卻希望她快快離開自己，走得越遠越好。他思忖了片刻，語重心長地對她說：“劉星，你還小，許多事你現在還不懂，以後你會明白的。”說罷，他拿過牛雲的小照，指著背面的贈言：“歸來吧，親愛的你！我永遠永遠等著你。”讓她看，並說：“可是現在，她不得不-----”

“無情鳥！鬼燈哥！”<sup>②</sup>劉星罵起來，打斷了他的話。

“不許你胡說！”陶繼明怒喝道，把劉星給嚇懵了，本能地倒退了幾步。

陶繼明這才意識到自己態度過火，便不好意思地請劉星坐下，給她講了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一段悲傷的故事。

故事是這樣的：

戰爭爆發了，丈夫將要上前線，與妻子惜別時，他吻著她，再三說：“等著我吧，我會回來的！等著我吧，我會回來的！”

妻子“嗚嗚”地答應著，已經泣不成聲。丈夫終於鬆開了她，走了。

戰爭終於結束了，丈夫卻遲遲未歸。望穿秋水的她天天想、夜夜盼，等來的卻是一封裝在三角形信封裏的蘇聯紅軍陣亡通知書。

後來，她嫁給了一位從前線歸來的傷兵，過著好不容易得來的和平生活。

一年以後，她的前夫突然回來了。

怎麼辦？

結局是前夫離開她走了。

聽完故事，劉星說：“我懂了。”想了想又說，“可那是戰爭啊！”

陶繼明沒有再作解釋，心想，劉星太年輕太天真，無法給她說清楚，而且也不宜對她說得太多。他還想，有位偉人說過：“戰爭是流血的政治，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。”此話有理。回憶起來，自己所經歷的確實不是流血的戰爭，而是一場由“整風”“反右”“交心”組成的不流血的政治（運動），其威力之大，破壞之猛，災難之深，流血之多，的的確確不亞於戰爭。

不久，陶繼明又被捕了，罪名是“抗拒改造”，罪證是他在屋邊種了兩棵桃樹，結了幾斤桃子，拿到街上去賣了幾元錢，走資本主義道路。時間大約在“四清”時。

陶繼明慶倖自己沒有接受劉星的愛情，沒有再害一位女大學生，赤條條孤身一人，好不自在。

第二天，窮山溝召開批判大會，陶繼明被押上批判台，主持會議的書記向群眾宣佈：“陶‘右派’走資本主義道路。。。。。”

“注意，我已經揭了帽子。”陶繼明馬上提醒他，打斷了他的活。

“揭了帽子也不准搞資本主義！”

“請問，啥子是資本主義？啥子是社會主義？”陶繼明微笑著，向書記發問。

書記一時答不上來，於是惱羞成怒而吼道：“不許‘右派’翻天！不許你亂說！”台下便有人帶頭高喊：“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‘右派’陶繼明！”“陶繼明不投降就叫他滅亡！”霎時，群情激昂，口號震天，對陶繼明怒不可遏。

陶繼明卻不慌不忙地對大家說：“鄉親們，請息怒！讓我把話說完再打倒也不遲。”

會場立即鴉雀無聲——奇怪嗎？奇怪。我也感到奇怪。只聽陶繼明在問：“前幾年搞‘一大二公’，人民公社化，你們認為是進入了社會主義，共產主義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有幾個人回答。

“我不同意。”陶繼明說，準備著迎接他們的拳頭。可是，群眾中毫無動靜，氣得書記七竅冒煙，扇了陶繼明一記耳光。

這一耳光，扇紅了陶繼明的臉，扇出了陶繼明的勇氣，他雙目圓瞪，指著書記的鼻子說：

“只有你同意，只有你喜歡，只有你認為，那餓死了成千上萬人的做法是搞社會主義。因為那時候只有你和你們這種人，才吃飽了，吃好了，長得肥頭大耳。”

聽罷，台下的群眾不斷地點頭，竊竊私語“是的，是的”，“就是，就是”；讚揚陶繼明“說得好，說得好”；為陶繼明今天說出了他們多年來想說，卻不敢說的心裏話而由衷地高興。

但聽陶繼明還在說：“如果說，實行‘三自一包’，包產到戶，讓鄉親們吃飽了；如果說，在田邊地角荒地種蔬菜，進一步改善了鄉親們的生活，就是搞資本主義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話，我心甘情願跟著走。我不考慮什麼主義，也不考慮是毛澤東，還是劉少奇，鄧小平主事，誰讓我們過上好日子，我就說他好。鄉親們，你們說，我的看法對不對？”

無人回答，也沒有人敢回答。只有嚇破了膽的劉星問：“陶繼明咋個這麼膽大？”答曰：“他是破罐子破摔，不要命了，才敢說真話。”

到了監獄，看守問陶繼明：“你‘回鍋肉’要炒幾次？”

他冷澀地一笑說：“隨便。”

開飯時看守對陶繼明們說：“每天就這麼三、四兩飯，要你們這種人吃不飽也餓不死，斷子絕孫。”

陶繼明置之一笑，心想：“我才不要我的子孫來到這世界上呢。”

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，也不知道是何年月，陶繼明被第二次釋放，同一位難友一起離開了勞教營。

當晚，兩人住在一家“雞毛店”裏。睡到半夜，被“砰砰”的敲門聲驚醒。開門一看，兩個全副武裝的員警手持短槍站在門口，命令他們：“舉起手來！你們被捕了！”

他倆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莫名其妙，卻習慣地舉起雙手，讓他們銬上帶走。

到了監獄，他倆被單獨隔離起來。

陶繼明忍不住問：“我剛出去，還沒有走多遠，就犯了什麼罪？”

“你包庇反革命，與反革命同罪。”

“我包庇誰了？”他搞不清楚。

“與你同行的那個人。”

“啊！”陶繼明恍然大悟，說，“可他---他是你們才釋放的呀！我怎麼知道---知道-----”他感到冤枉。

“不許多說！”看守打斷他的話，嚴厲地說，“再說就罪加一等。”

他們把陶繼明關進了讓最反動的反革命分子“享受”的陽光屋，這房子全部用鋼化玻璃砌成，人住在裏面，夏天被太陽灼得冒煙，冬天被冰雪凍得發硬。寒來暑往，陶繼明被熬盡了脂膏，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，已奄奄一息，可仍然不明白為什麼說他包庇了反革命。

苦難的日子漫無盡頭。一天，看守打開門喊：“陶繼明出來！看你還老實，送你去吃幾天營養伙食。”

陶繼明心頭一驚：“該不是去吃‘花生米’<sup>③</sup>吧？”轉而又想：“吃‘花生米’也好，一了百了，免得天天受活罪。”便從地上爬起來，跟著看守趑趄起地走去。

一個月以後，陶繼明被第三次釋放，原來這次抓他純屬誤會---他根本不知道，更沒有參加什麼馬列主義‘右派’同盟，而且這個“同盟”根本就不存在。

回到窮山溝破屋裏的陶繼明，腦子裏空空如也，似一具行屍走肉，似一根長期壓倒在地上，開始腐爛的竹子，每天只曉得吃，吃沒有吃飽也不清楚；只曉得睡，一睡就起不來。好心的鄉親們給他送來吃的，穿的，用的，時時提醒他，事事記掛著他。過了一月又一月，陶繼明才慢慢恢復些元氣。

老人開導他說：“繼明，從此以後，你要乖乖聽話，不要再犯王法，免得受活罪。你的爸爸，哥哥都是犯了王法才遭不幸的。”

同輩人勸他：“兄弟，你以後就和我們一樣下地幹活，分糧吃飯，不要再自己種棵樹，栽根草，那資本主義道路是走不得的，是條死路呀！”

小青年說：“陶叔，你錯就錯在去上了大學，那大學盡搞些怪。你讀了大學，才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，不成那東西，你就不會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坐牢。”

鄉親們語重心長的勸慰、給陶繼明無限溫暖，令他十分感動，可也讓他心酸，難過、悲哀，不禁問自己：難道爸爸參加地下黨，幹地下工作，打進敵人心臟，策反迎解放錯了？難道哥

哥繼承父親遺志，在剿匪中光榮犧牲也錯了？難道，難道只有庸庸碌碌地過日子，作任人宰割的羔羊才對？想了半天，既得其解，又不得其解，疲倦得睡著了。

### 三、滴血鴛鴦

有道是“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。”且說一九六四年，窮山溝裏來了一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，其中有一名女知青，在姊妹中排行第九，大家便親熱地呼喚她九兒。

九兒本是川南小鎮一所護士學校的學生，大躍進時，她和同學們放下書本，背上背包，上山開礦，伐木煉鋼。她們幹得歡天喜地，廢寢忘食，曬黑了臉膛，熬紅了眼睛，瘦掉了一身肉，換來的卻是一堆堆不是鐵不是鋼的鐵渣。任務沒有完成，這些未來的護士們從各人家裏拿來鐵鍋、鐵鏟、鐵鉤——一股腦兒扔進“高爐”，變成鋼鐵，有位女同學還把家裏的一張鐵床也捐獻了出來，付之一炬，才算“大功告成”。完成任務後，准護士們載舞載舞、欣喜若狂，慶祝大煉鋼鐵勝利。

喜歡動腦筋的九兒想了想，悄悄地問坐在她身邊的同學：“你認為這是勝利嗎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卻認為是失敗，是在搞破壞。”九兒說。

“不要亂說！不要亂說！”那同學連忙制止她，同時站起來迅速離開。

為這一句話，九兒被全校批鬥多次以後，開除出校門，罪名是：“惡毒攻擊大躍進，大煉鋼鐵，三面紅旗。”

從此，九兒走上了悲慘人生路。

回家以後，九兒上初中時的一位元化學老師很同情她，還因她原本是化學尖子，就想方設法把她弄到自己手下當實驗員，但由於她的檔案上寫著“攻擊。。。。。”，勞動局就不予批准，因此她只能做臨時工。不久，與大躍進接踵而來的國民經濟大滑坡，關閉了不少工廠和學校，造成失業人員劇增，到處都在裁員。按當時的政策，九兒這種人自然首當其衝了，而且這一失業便成了永恆。

為了生存，九兒幹起了手工活。她有一雙會繡花編織，裁剪縫紉的巧手，她繡的“喜鵲鬧梅”，“花好月圓”，“寒鴨戲水”，“遊魚可數”——人見人愛，都誇她手下的鳥在飛，鴨在叫，魚在遊，花兒散發出陣陣清香，溪水清亮亮。

她編織的毛衣，花樣翻新。在男式毛衣上編織一隻展翅飛翔的大鵬，名曰“鵬程萬里”；在女式套衫上編織幾朵鮮花，名曰“花香人美”；在小孩子的外套上編織一條小豬，小狗，活蹦亂跳，讓孩子見了非要爸爸媽媽給買不可。九兒的生活才因此有了著落。

不久便有人誇張地說：“九兒發財了。”

“發財了，怎麼發的？”居委會主任——九兒的表嫂詫異道。

有人便添油加醋地告訴她，九兒怎麼怎麼吃不完，用不光，如何如何的富得流油——把主任的眼睛都吹“紅”了。她不禁想：真是豈有此理，在我的地盤上搞單幹賺錢，竟然對我這個“土地婆婆”沒有一點表示，太不把我這個主任放在眼裏了，看我不收拾收拾她才叫怪。

第二天，主任嘴裏叨著一塊肉，邊走邊吃，邊唱邊笑。擺著大腿，搖著屁股，來到九兒家門口。見九兒正低著頭繡花，似乎還沒有察覺她已

駕到，便將嘴一歪，身子一扭，陰陽怪氣地拖長聲音說：“恭喜你啊！九兒，你發大財了！”

九兒被這怪聲一驚，手一抖，被繡花針刺了一下，連忙站起來給居委主任讓坐，陪著笑臉說：“主任，你來了。請坐！請坐！我這就給你沏茶去。”

主任毫不客氣地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雙手交叉在胸前，蹺起二郎腿，昂首望天，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態。

九兒雙手捧來一杯茶，恭恭敬敬地獻到主任面前，然後侍立在旁，小心翼翼地問：“今天是哪股仙風把主任給吹來了？”

“聽說你開了個店，我來看看。”她把重音放在“店”字上。

“不是開店，只是做點手工活，找碗飯吃。”九兒老老實實地說。

“我才不相信呢。”說罷，她站起來，在屋裏搜索巡查起來。突然她眼睛一亮，被掛在牆上的那幅“金蛇狂舞”刺繡吸引住了，連贊幾句：“好！好！好！這小金龍象真的活的一般，太妙了！太妙了！你能給我繡一幅嗎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九兒連忙笑應道，“你如果喜歡牆上這幅，我把它送給你好了。”說罷，

九兒馬上將“金蛇狂舞”取下來，畢恭畢敬地奉獻給她。

“哎呀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”主任一邊裝模作樣地往後退，一邊伸手把繡畫接了過來，迅速放進手袋，大搖大擺地走了。

接著，主任又派人捎來口信，要九兒給她繡一對“鴛鴦戲水”的枕套，編織一件“富貴牡丹”的毛衣。九兒一一照辦，做好以後還親自給她送上門去。

主任高興了，滿足了，天天都來“關心”九兒。“碰”上午飯吃午飯，“碰”上晚飯吃晚飯。有時還帶上兒子，女兒——九兒的表侄兒女，說是來看表姑繡的花，向她學手藝，嘗嘗她弄的好飯好菜等。

九兒心裏直叫苦，卻不敢有半點流露，絲毫怠慢；哪怕是她家的貓兒、狗兒來了，也要買點泥鰍、骨頭之類來款待它們，因為她深知這位“土地婆婆”是得罪不得的。由於九兒捨得用肉包子打狗，才得以混下去，暫時沒有餓肚皮。

然而好景不長，要割資本主義尾巴了，什麼“三自一包”，“三大一小”通通滾蛋。九兒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，餓肚子了，她不得不另尋出路。

她省吃省喝，備了一分厚禮，來到主任家，求她幫忙，給她派個工作。主任滿臉堆笑，拍著胸口對她手：“你的事我包了！最近要下達一些就業指標，你想去哪，我保證把你分配到哪。你是我的親表妹，又對我這麼好，我能不管你嗎！”

“主任，那就謝謝你了。”

“不用謝，不用謝。”主任假惺惺地說，話鋒一轉，“不過——想來也是，如果不是我頂著，你早就戴上搞資本主義的黑帽子了。”接著，她口頭編了個幫助九兒逃脫厄運的故事，令九兒感激涕零，覺得主任表嫂對她太好了。便接著說：“表嫂，主任，你對我的大恩大德我一定永世不忘，還望你幫人幫到底，給我一條活路啊！”說這些話時，九兒已經淚水盈眶喉嚨發哽了。

“沒問題，沒問題，過兩天你就會聽到好消息。”主任馬上打包票，九兒才放心地離開了她的家。

可是，一等就是七，八天，甚至十天，半月。眼看著一批批待業青年上崗，卻沒有自己的份，她著急了。可是退一步想：自己出身不好，又犯過錯誤，主任要幫我得八方做工作，夠難為她的了，我再等等吧。

一月過去了，仍沒有消息，九兒才鼓起勇氣去向主任打聽情況。主任翻了翻名冊，又搖頭又歎氣地對她說：“表妹，氣死我了！我早就把你分配去幼稚園工作，不知是那個挨刀短命的，把你的名字改成了別人的名字，把我瞞到現在。今天如果你不來問，我還不知道呢！如今‘生米已成熟飯’了，我要為你挽回都不可能了。”她兩手一攤，做出無可奈何的樣子。

聽她這麼說，九兒的心冷了，再也說不出話來，同時她也明白了，站在她面前的主任，她的表嫂，從小由她父母親自撫養成人的表嫂，是在演戲，耍弄她。誰不知道這個居委會的大事小事都是她說了算，誰也不敢在她這個太歲頭上撓癢。憋著一肚子氣憤的九兒想罵她幾句，但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，心想：“主任是罵得的麼？”

一晃到了一九六四年，主任在動員上山下鄉大會上說：“誰先下鄉，誰就是先進青年，以後就先安排工作。”九兒和一些老實人便帶頭下去了，他們中誰也沒有想到這是一場騙局。他們前腳走，後腳就有人踏上工作崗位。他們氣得背地裏大罵主任，但已經無濟於事，只好忍氣吞聲，盼望鍛煉一段時間後，能夠回城工作。

他們天天想著，夜夜夢著回城，回城，回城。

可是，他們的夢越來越不妙，越來越恐怖，一場洪水猛獸似的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”將他們的幻想完全粉碎了。不僅他們回不了城，而且展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批又一批，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宏圖。知青們把“廣闊天地”塞

得密不透風，他們分種農民本來就不夠種的土地，分食農民本來就不夠吃的口糧。加之極左思潮的氾濫，天長日久，知青與農民的矛盾，尤其是與幹部的矛盾便激化起來。於是不斷發生幹部毒打知青，知青圍攻幹部的惡性事件。有的幹部把知青看成眼中釘，肉中刺，非拔掉不可。他們把看不順眼的知青劃為五類分子，對他們殘酷批鬥，無情打擊，女知青則成了他們侮辱糟蹋的對象。

秋收季節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，狂風呼嘯，暴雨傾盆，九兒住的茅草房在風雨中搖搖欲墜，如顛簸在風口浪尖上的一隻小船。一道道雪亮的閃電，一陣陣“轟隆隆”的雷聲，嚇得九兒蜷縮在竹竿搭成的床上瑟瑟發抖。她心裏不斷祈禱老天爺保佑，希望能平安度過這電閃雷鳴，風雨交加之夜。她在心中呼喊：“大山，你快回來啊？大山，你快回來啊！我害怕啊！快嚇死了！”

突然，一個狗熊似的黑影竄到她的床前，迅速向她撲去，九兒拼命抵抗，抓破了他的臉，咬掉了他的一塊嘴皮，可他還是撕開了九兒的衣褲，把她強姦了。

這個強暴九兒的野獸是掌握隊上經濟大權的會計陳虎。他早就對九兒垂涎三丈，可九兒總是不理睬他，只和同她一道下鄉的周大山好。今晚恰巧周大山回城探母未歸，陳虎便乘虛而入，達到了他的罪惡目的。

被野蠻糟蹋了的九兒痛不欲生，躺在床上動彈不得，伏在枕頭上飲泣了一夜，直到天明也起不了床。

從城裏歸來的周大山推開門，見九兒披頭散髮，臉色蒼白，神情恍惚，足實嚇了一大跳，便問她出了什麼事。

九兒說：“你去問陳虎那畜生就知道了。”

周大山明白了，他一口氣跑到保管室，要找陳虎算帳。陳虎正在慢悠悠地算工分，對大山視而不見，不予理睬，好像是說：你來吧，你個知青，能把我如何。見陳虎如此傲慢，周大山更加怒火沖天，把拳頭往桌上一擊，吼道：“你昨天晚上幹什麼去了？”

陳虎一邊撥弄著算盤珠子，一邊漫不經心，恬不知恥地說：“我幹什麼要向你彙報嗎？”

“你到底幹了什麼？”周大山咬牙切齒地再問他一句。

“你真的不知道？”陳虎嬉皮笑臉地覷他一眼，得意地說，“我和我的女朋友睡覺了，挺舒服的，不信你去問問她。”

“-----”大山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，氣得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“哎。怎麼辦？”陳虎站起來，面對大山，故意欺落他，“吃醋了吧？”

周大山一眼看清了他臉上的指痕，嘴上的缺口，一切都證實了，便捏緊拳頭，向陳虎的頭上砸去，把他擊昏在地。

回到九兒身邊，怒氣未消的大山向她表示：“不管發生了什麼事，你永遠是我心愛的女朋友，摯愛的女駭：你是清白的，我們結婚吧！”

“不！”九兒掙脫大山的擁抱，斬釘截鐵，聲嘶力竭地呼喊，“我要嫁給他！我要嫁給他！我要他斷子絕孫！斷子絕孫！我要他不得好死！”

她披頭散髮，怒目圓瞪，站在竹床上，活象傳說中的復仇女神。

秋收結束後，陳虎準備了幾桌飯菜，請來了親戚家門，正式娶九兒為妻。

周大山來了，他忍著氣，忍著痛，在大庭廣眾中，指著陳虎的鼻子，義正詞嚴地警告他：

“畜生！你給老子聽清楚！你必須好好對待九兒，若損傷了她一根毫毛，我就對你不客氣！”說罷，把拳頭在桌上擂得“咚咚咚”響，震得桌子搖晃起來。

陳虎怕周大山掃了他的喜慶，只好連聲答應：“是是是，不敢，不敢。”

婚宴之後，周大山病了一場，臥床三個禮拜。他忘不了九兒，忘不了和九兒在一起的快樂時光。

話說這周大山，本是九兒讀初中時的同學，畢業以後，他考上了普通高中。他的父親是位老實厚道的燒鹽工人，母親也沒有文化，一家人靠父親每月幾十元的工資過活。由於父親不吸煙，不飲酒，每天只要有粗茶淡飯就行，母親勤勞而節儉，把每一分錢都花在了刀口上，所以周家的日子還過得溫溫飽飽的。

父親雖然一字不識，可他對兒子說：“山兒啊，我家三代人都不識字，我一定要把你培養成秀才，讓大家看看我們工人的兒子也是文曲星。”

不幸的是，在那“千村薜荔人遺矢，萬戶蕭疏鬼唱歌”的困難年代，父親患水腫病死了，丟下孤兒寡母，生活沒有了依靠。

悲痛已極的周大山對母親說：“媽媽，我不想再讀書了，我要掙錢養活你和妹妹。”

聽他這麼說，母親連忙制止道：“不行！不行！你爸爸會死不瞑目的，他巴望你成龍啊！”

周大山猶豫了，父親在生時，關心他學習的情景，在他腦海裏不斷浮現出來。可轉念一想：母子三人現在每月的口糧都沒錢買完，再拖下

去，恐怕命都保不住了，還談得上讀書嗎？於是，不顧母親的再三反對，毅然離開了學校。

從此，周大山每天一大早就提著竹簍，帶著妹妹，去鹽廠的煤渣山上拾煤渣，以解決燒的問題。糧食不夠吃，母親就帶著他和妹妹，在廢棄的煤渣山上開荒種地。大山挑水挑糞，母親挖土施肥，妹妹栽秧除草，精耕細作。不久，在原本幹硬板結的煤渣地上，居然長出了綠油油的牛皮菜、空心菜，結出了又大又甜的黃南瓜、粉冬瓜。俗話說“菜當三分糧”，全家人因此而吃飽了。

小時候，周大山喜歡放風箏。但是，家窮無錢買風箏，他便自己學會了糊<sup>④</sup>風箏。他糊的風箏千姿百態，蝴蝶、蜻蜓、老鷹、飛龍---應有盡有，而且色彩斑斕，活潑可愛。因此每到春天，他總能掙一小筆錢供家裏開銷。

秋天，他從山上砍來青青翠竹，把它們兩節兩節鋸下來，做成關蟋蟀的籠子。竹筒無節的那端是大門。為了多裝一隻蟋蟀，他用刀在中節處開了道中門。蟋蟀從大門進去以後，先把中門關上，然後放第二隻進去，關上大門。要想鬥蟋蟀時，只需把中門打開即可。為了通氣，餵食，觀看蟋蟀相鬥，也為了美觀，他在籠子上雕了飛禽走獸、花鳥魚蟲，而且全是鏤空的。因此，每到秋天，他也能掙一小筆錢供家裏開銷。

春秋兩季掙的錢，周大山都要留少數在自己身邊，到一定的時候給妹妹繳學雜費。他對母親說：“妹妹年紀小，正是讀書的時候，我當哥哥的有責任幫助她，讓父親生前的願望在她身上實現。”

“可是你爸爸是希望你成龍啊！”母親說。

“妹妹成鳳也一樣嘛。”大山說。

母親歎口氣說：“只恨你父親死得太早了，山兒啊，你心好，孝順，將來會有好報的。”

“媽媽，你別這麼說，這是我應該想到做到的，誰叫我是她哥哥呢。”

記不清是那一天，居委會主任一一九兒的表嫂對周大山的媽說：“你們家兩個讀書的，應該下去一個。”

母親說：“我的山兒已經沒有讀書了。”

“可他好歹也讀過高中嘛，是知識青年呢。”

母親因此而愁眉不展，舉棋不定：讓兒子去嗎？他是全家生活的支柱，他走了，我們吃什麼呢？讓女兒去嗎？她還那麼小，插隊到農民家裏，能讓人放心嗎？

大山知道母親為難，便說：“媽媽，讓我去，我一個男子漢什麼都不怕，讓妹妹繼續念書。”

“念書？你走了，哪拿錢去讀書，怕連飯都吃不飽了。我不要你去。”，母親伸手拉住他說，好象兒子馬上就要離開她似的。

大山想了想說：“媽媽，我下鄉去不僅憑勞動能分到口糧，而且有自留地種菜，還可以養豬、養雞，養鴨拿去賣錢。空閒時間我還可以糊風箏，雕蟋蟀籠子，拿到集市上去賣，把賣得的錢寄給你們過日子。再說，下去只鍛煉短時間就回來安排工作，不是比留在城裏不給工作好嗎？”

母親很勉強地笑了笑說：“山兒啊，你把農村想得太好了！”

周大山同九兒一起來窮山溝以後，被分在同一生產隊，同一戶農民家落戶。他倆一道門進

出，同一鍋吃飯。九兒住在里間，大山住在外間，中間用簾笆隔開。

大山說：“這樣住很好，我可以保衛你的安全。”

“但願如此。”九兒半信半疑地說，尚不知道他是否是個安分守己的人，更不敢說他是捨己為人的俠客。她處處小心，時時留意，只要自己在屋裏，就把房門栓得緊緊的，晚上還用糞桶把門抵住，以便早點發現來人。每天晚上她都提心吊膽睡不安寧，聽到一點響動就睜開眼睛滿屋搜尋，嚇出一身大汗。時間久了，她才發現大山是個規矩的人，可靠的人，有時候聽到響動，便隔著房門悄悄地喊：“大山，大山，你聽見了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大山答應著在床上翻了個身，竹竿搭成的床便“噹噹噹噹”地響起來。

九兒又說：“似乎---好象---有什麼聲音，大山，你起來看看。”

大山便起來，點亮油燈，四處照照，說：“我檢查了，沒有可疑的地方，你安心睡吧！”說完，一口氣吹滅了燈，爬上床又“呼嚕呼嚕”睡著了，九兒這才放心入睡。

春風帶著依依楊柳，帶著美人桃花，攜著雙雙飛燕歸來了。九兒和大山坐在家門口，一個糊風箏，一個拆洗穿了一個冬天的線衣棉衣。一雙雙、一對對燕子銜著草，銜著泥在他們頭上飛來飛去，其中有一對在他們的梁上築起了巢，生了孩子。幾隻小燕子在巢裏“唧唧喳喳”叫個不停，似在吵吵鬧鬧，似在呼喚爸爸媽媽，似在比賽誰的聲音更大，給兩位知青平添了幾分歡樂氣氛。

燕子爸、燕子媽忙得不亦樂乎，飛出去，飛回來，嘴裏叨著小蟲，銜著大米，銜著蔬菜，喂

給煽著翅膀，張開黃口的小兒。大燕子和小燕子嘴對著嘴，嘴銜著嘴，很是親昵。

九兒被燕子一家人的親情感動了，對大山說：“你看，老燕子多辛苦，多愛他們的寶寶，每天要飛多少趟，才能養活這麼多孩子呢。”

“是啊，我們的父母養大我們也和燕子一樣辛苦。”大山說，若有所思地望著燕子。

“可是，我聽說燕子是無情鳥，每一代小燕子長大後都棄父母而去。”

“是嗎？”

“嗯。”九兒說，“請讓我背首詩給你聽。”說罷，背起了白居易的《燕詩示劉叟》：

“梁上有雙燕，翩翩雄與雌，一巢生四兒。四兒日夜長，索食聲孜孜，青蟲不易捕，黃口無飽期。嘴爪雖有敝，心力不知疲，須臾十來往，猶恐巢中饑。辛勤三十日，母瘦雛漸肥。喃喃教言語，一一刷毛衣。一旦羽翼成，引上庭樹枝。舉翅不回顧，隨風四散飛。雌雄空中鳴，聲盡呼不歸。卻入空巢裏，啾啾終夜悲。燕燕爾勿悲，爾當返自思：思爾為雛日，高飛背母時。當時父母念，今日爾應知。”

聽九兒背誦完以後，大山說：“啊——想起來了，想起來了，我以前也讀過這首詩。我才不學燕子呢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不過，我得提醒你，在外人面前可不要說這些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人家會說你是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，散佈封建剝削階級的孝道，借此批鬥你。”

“謝謝你的關照，我記住了。”九兒答應著，心裏回味著“外人”兩個字，湧起一股暖流，感到大山已經把她當自己人了。

在他倆討論燕子後的第二天凌晨，梁上發出“沙沙沙”的聲音，燕子們立即“唧唧喳喳”大叫起來，還發出撲楞楞的聲音，被驚醒的九兒忙喊：“大山，你聽見了嗎，燕子家好象出事了。”

“聽見了，是燕子家在‘吵架’，你別怕，睡吧！”

早晨，他倆起來，打開房門，細心的九兒發現沒有一隻燕子飛出來，便對大山說：“糟了，燕子被抄家了。”

兩人抬頭一看，見梁上纏繞著一條又粗又長的烏梢蛇，九兒嚇得連忙往外跑。

“別怕，它會離開這裏的。”大山鎮定地說。

果然，聽見人聲，那蛇就慢慢從屋頂爬走了。九兒這才松了一口氣，說：“燕子一家好可憐啊！”又怯生生地問大山：“你說這蛇會不會再來呢？”

“不會來了，不會來了，燕子都被它吃光了，它還來幹什麼。”他滿有把握地說。

九兒點點頭，但仍不放心。

天黑了，他們和往常一樣，把雞鴨關在門外，分別用籬筐罩住，並在籬筐上壓上兩塊很重的大石頭，以防黃鼠狼的襲擊。

睡到半夜，突然聽到雞鴨拼命的，變了音的呼救聲，似鬼哭，似狼嚎，似絕望的人在喊救命呀！救命呀！令人擔心，令人同情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九兒不敢出去救雞鴨，只好用雙手“咚咚咚”地捶桌子，想用這聲音把“強盜”趕跑。可是捶了半天都無濟於事，相反，雞鴨的呼救聲越來越高，越來越急，終於把酣睡的大山吵醒了。

他隔著門問：“九兒，發生什麼事了，鬧得雞飛狗跳的？”

“雞---雞---鴨---鴨---要。。。要出事了。”

“什麼？”大山趕忙從床上撐起來，操起一根木棒就往外跑，說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周大山沖出去以後，借著朦朧的月光，看見一條長長的烏梢蛇纏繞在罩著雞的籬筐上，便喊九兒：“你快來看，是一條蛇盤在籬筐上，想吃雞呢。”

“我不看，我害怕。”九兒在屋裏回答，“你不要去碰它，看它咬你。”

大山說：“我不怕，我要懲罰這罪魁禍首！”

他伸出右手，叉開食指和中指，象鐵鉗似地夾住蛇的七寸，把它提了起來。蛇掙扎著，扭動著，卻再也蜷不起來。大山一邊不停地抖動著蛇，一邊喊：“九兒，你給我拿顆釘子來，我要把蛇釘在牆上，剝它的皮，開它的膛，吃它的肉，替燕子一家報仇。”

九兒找好了釘子和錘子，從門內伸手遞給大山，不敢出去看。只聽見大山“咚咚咚”在牆上釘了幾下，又喊：“九兒，你不要怕，我已經把蛇釘在牆上了，你出來看啊。”

九兒這才一步一步移出去，只見大山三下兩下，“呼呼呼”地剝下了蛇皮，剖開了蛇腹，掏出了內臟，在蛇脖子上橫割一刀，將蛇頭往遠處一扔，留下雪白的蛇肉。然後，大山才對九兒說：“我要用這蛇皮做一把二胡，蛇肉燉來我們打牙祭。”

“不---不---不。”九兒一邊搖手，一邊後退著說，“我不敢吃，我不敢吃。”

後來，大山真的把蛇皮蒙在竹筒上，做了一把二胡，拉（奏）出來的聲音竟然悅耳動聽。逗得九兒高興死了，拍著手說：“大山，你真行！”隨之，她面帶微笑，藍藍的大眼睛的溜溜地轉了三轉，說：“大山，你能幫我做只笛子嗎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他滿口答應。

第二天，周大山從山上砍來金竹子，鋸下一尺七寸許的一段，用燒紅的鐵絲把竹節去掉，用泡沙石磨光，用鑽子鑽了十個小洞，其中八個發音，一個貼上竹蒙，一個供吹，忙了十來天，做成了一隻油光光的短笛，送給九兒。

九兒將短笛橫在嘴邊試了試音，說：“來，大山，我們合奏一曲。”

“好的。”大山答應著，坐在矮凳上，拉起了二胡，兩人開始定音。

音定好了，他們合奏了一首《天涯歌女》。九兒站著吹笛子，大山坐著拉二胡，兩人眉開眼笑，眉來眼去，用美妙的音樂傳情，用美麗的歌詞傳語，一對同學，一對知青，一對朋友，天長地久，天天相伴，成了一對相親相愛、甜甜蜜蜜的戀人。他們商談著，決定今年秋收後回城舉辦婚禮。

可是，現在，一切都灰飛煙滅了。

大山捏緊拳頭，向沉沉的黑夜打去，他要討個公道，討回他的九兒，他要與九兒奏出更加優美和諧的琴笛交響曲。

眼看就要過春節了，生產隊保管室門前的地壩裏熱鬧非凡，擠滿了衣衫襤褸，前來領肉的農民和知青。每人半斤豬肉，在那缺吃少穿的年頭比黃金還要寶貴，因為那時候你即使有黃金萬兩，也無從買到肉吃。

會計陳虎手拿名冊，一個一個地叫著。輪到周大山時，他把名冊往桌子上一丟，對分肉的人說：“不分給他！”

“為什麼？”周大山上前一步問道。

“不分給你，就不分給你，你敢怎樣？！”陳虎兩手叉腰，傲慢地面對著周大山說。

“是不是不分？是不是不分給我？！”周大山先指著陳虎，後指著自己的鼻子，向陳虎步步逼近。

陳虎伸手抓起放在桌子上的秤砣，對大山吼道：“滾開！看老子打死你！”

“你敢！”在周大山舉起鐵拳，怒吼。

在場的人們嚇呆了，機靈的九兒眼見得雙方劍拔弩張，便一步跨到兩人中間，捏住陳虎緊握秤砣的手腕，勸阻道：“你---你---你不要打人！”

“我不打人，我要打這狗娘養的！”他一腳將九兒踢開，把秤砣朝大山砸去。大山倒下了，頭上鮮血直噴。

陳虎卻還在破口大罵：“裝死！裝死！”

九兒跌跌撞撞向大山跑去，抱著他喊：“大山啊，大山！你死得好慘啊！快醒來吧，我是你的九兒啊！”

她那悲愴的呼號，感動得蒼天流淚，大地嗚咽。她那悲痛的哭聲、似戰鼓、似號角，號召人們戰鬥！戰鬥！去消滅惡魔！

“血債要用血來還！血債要用血來還！”九兒帶頭呼喊著，知青們回應著，一擁而上，一陣急雨般的拳頭，結束了陳虎的小命。

“不許動！”不知道是誰通風報信，搬來了武裝民兵，將知青們團團圍住，為首的雙手叉

腰，挺著肚子，盛氣凌人地說：“我們要抓殺人兇手。誰殺了人，有種的給老子滾出來！”

九兒把大山輕輕地放在地上，慢慢地站起來，指著躺在一邊的陳虎說：“他，他就是殺人兇手。”

“不不不，我問的是誰打死了陳虎。”

“我。”九兒指著自己，向他走去。

“你？哈哈哈哈。。。。。”為首的仰天大笑，笑夠了才說，“不可能，你是他的老婆呢。”

“不，我不是他的老婆，我是被她糟蹋了的女人，我要報仇！”九兒大義凜然，言辭嚴厲地說，“今天老天助我，報了仇，雪了恨。”

說罷，她轉過身，對知青們深深地三鞠躬，淚水長流，說：“謝謝你們！謝謝你們！”然後向民兵頭兒伸出雙手，要求把她銬起來。

“不。”為首的堅持己見，說，“我們要抓的是直接打死陳虎的兇手。”於是命令他的部下向知青們沖去。

知青們毫不畏懼，同聲高喊：“血債要用血來還！我們要抬著大山上街遊行！”於是，把周大山的遺體舉起來，與從四面八方趕來支援的知青，組成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，向縣城出發。

為首的見火山爆發了，鎮壓不住，怕事情鬧大了，自己下不了臺，便說：“好好好，就按九兒說的辦。丈夫死了，老婆頂罪，自古有之。我們把她抓起來了事。”聽他如此說，知青們連忙奔過去救九兒，但畢竟勢單力薄，九兒仍然被荷槍實彈的民兵抓走了，罪名是“煽動知青鬧事”。

九兒一去就是幾年，誰都不知道她被囚在何方。

陶繼明耳聞目睹了這一事件，將之詳細記錄下來，連同他寫的檢舉信，一併寄到了縣政府。可是石沉大海，杳無回音。

不久，就有人警告他：“陶‘右派’，放清醒點！少管閒事，小心你腦袋搬家！”

陶繼明摸摸自己的頭，笑嘻嘻地想：“我這腦袋已經歷盡風險，如今不是還在嗎？再說，我這腦袋能值幾文錢。”

於是，對來人置之一笑。

來人見他滿不在乎，毫無懼色，便說：“真把你們這些讀書人沒辦法。”

陶繼明說：“怎麼會沒辦法，抓起來，關起來，吃‘花生米’，不就解決問題了？”

“你以為他們像你一樣規矩？”來人說，“他們是經過風雨，見過世面的紅色青年呀！”說罷，對他深沉地一笑，轉身離去。

來人走後，陶繼明不禁想：“快天亮了！”於是，放開喉嚨，高唱農奴之歌：“喜馬拉雅山，再高也有頂。雅魯藏布江，再長也有源。藏族人民再苦，再苦也有邊。嗚嗚嗚來了，苦變甜。嗚嗚嗚來了，苦...變...甜。”其中有一個詞，他只是哼哼，因為他很迷茫，不知道怎麼才能改變現實。

#### 四、同病相憐

不知道是何年何月，九兒出獄了，回到窮山溝的她已令人無法辨認：臉上佈滿了蛛網般的皺紋，門牙全沒有了，嘴唇癟了下去；皮膚粗糙而晦暗，宛如老松樹皮；頭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幾根枯草似的黃發。只有那雙藍幽幽亮晶晶的大眼睛，勉強能讓人認出她來，雖然那雙眼睛如今已有些呆滯暗淡。

九兒回來了，可是她的家在哪里呢？城裏的家，不准去。當知青時棲身的茅草棚，早已倒塌。真可謂有家難回，無家可歸。於是，九兒只得棲在潮濕的山洞裏，過著野人的生活。

陶繼明同情九兒，尊敬九兒，喜歡九兒，可不便把她接到自己家住。他給九兒送去吃的穿的，可又怕時間長了，次數多了，招來是非。陶繼明因此而煩惱，苦悶、失眠、弄得神情恍惚起來。

陶繼明的變化，被那位白鬍子飄飄的老者看在眼里，痛在心裏，就在心裏盤算如何幫他。考慮了很久，老者才對他說：“繼明啊，我看你年紀也不小了，該娶個老婆過日子了。”

繼明說：“爺爺，你別開玩笑，誰看得起我這樣的人啊！”

老者閉上眼睛，思忖了片刻，又才慢慢地說：“我看---你和九兒就很相配。”

“人家九兒看得上我嗎？”陶繼明對自己缺乏信心，自卑地說，“再說，她嫁了我，也只有罪受。”

“唉，受罪就受罪嘛！兩人在一起受罪總比一個人單獨受罪好。”老者歎一口氣說，“至少可以互相安慰幾句嘛！”

陶繼明覺得老人的話有道理，便順水推舟，同意了老人的建議。

在老人的撮合下，陶繼明把九兒接進了門。夫妻倆“同是天涯淪落人”，說話投機，心靈相通，生活得十分和諧。陶繼明稱九兒為愛妻，九兒則親親熱熱地叫他“繼明哥、繼明哥”。

雖然他們的生活一直很貧窮，但是這對患難夫妻的恩愛比誰的都深。兩人什麼都共同吃，讓著吃。飯桌上，陶繼明總是搶那碗最清的稀飯

吃，把幹點的給九兒。九兒則推辭道：“我的胃不好，吃幹的不受。”把米飯從碗裏撈出來，倒到陶繼明的碗裏。家裏養的雞鴨產幾個蛋，陶繼明總是說：“九兒，你身體比我差，這蛋該你吃。”九兒則說：“你最該吃雞蛋，因為你擔負重勞動。”兩人常常為一個雞蛋，推來攘去，最後總是大笑著，你一口我一口地把個小小的雞蛋吃光。然後你擁著我，我擁著你親個夠，笑個夠，忘了一切煩惱和憂愁。

不知是窮山溝的人覺悟太低，還是長期來的階級鬥爭疲勞轟炸，窮山溝的人對“鬥爭”厭煩了，還是打倒的人太多太濫，讓人們已經分不清到底誰才是敵人。鄉親們有了空閒時間總愛到陶繼明家來，坐在門前的地壩裏，聽他講書上，報紙上寫的稀奇事，或天南地北的吹牛。

外面的人來了信，鄉親們總是請陶繼明夫婦念給他們聽；他們要給外面的人去信說說心裏話，也總是請陶繼明夫婦代筆。他倆樂意為鄉親們服務，從來不要報酬。可是淳樸的鄉親們總要找藉口感謝他們，有時送點糖，送點雞蛋或蔬菜，表表心願。俗話說“盛情難卻”，他們有時只好象徵性地接受一點。

享受這些禮品時，陶繼明總是藉口“糖太甜，我吃了泛酸”，“水果太酸，我吃了燒心”，“雞蛋女人比男人更需要”等，哄得九兒心甘情願，心安理得地吃下去。

陶繼明對九兒的愛，撫平了她臉上的皺紋，吹生了她一頭黑髮，滋潤了她全身的肌膚，讓青春在九兒身上復活了。她悄悄地對繼明說：“繼明哥，我想給你生個兒子。”

“好啊！可是你承受得了嗎？”繼明挺高興，但又擔心地說。

“沒有問題。”

“不，不行啊。”繼明一把抱住她說，“你身體不好，懷孕、生育會讓你付出很多很多，我不忍心啊！再說，我今生今世擁有你，已經滿足了。”

九兒被他的話感動得滿眼含淚，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，不知道說什麼才好。她很久以來就想有一個象陶繼明那樣高，那樣清瘦、那樣和氣，那樣愛惜自己的孩子。而且認為只有生個孩子，才對得起她的繼明哥。萬萬沒有想到，為了她的健康，繼明哥竟反對她生孩子。

可是，不久就傳出消息，說“陶繼明有兒子了”。這條新聞象春風一般迅速吹遍了窮山溝。老人們為他們祝福，年輕人為他們高興，女人們卻議論紛紛，說：“奇怪，奇怪。沒看見九兒的肚子挺起來，怎麼就有兒子了？”

她們三三兩兩相約，來到陶家，才弄清楚真相。原來，是陶繼明上山砍柴，從一個山洞裏檢回來的棄兒。他們看這孩子瘦得皮包骨頭，嘴唇和上齶都裂開了，哭的聲音似貓叫，心裏便涼了一半，估計難以養活，便善意地勸陶家夫婦把孩子放回山洞，免得自找苦吃，後患無窮。

陶繼明卻說：“我不忍心啊！這是一條人命呢！”

九兒也說：“好可憐啊！還是把他留下吧！”

他們給孩子取名為路遇。

他們用奶瓶給孩子喂米漿，糖水，他吮不進去。他們改用勺子喂，可是一喂進嘴裏，孩子就咳嗆起來，嗆得滿臉通紅，兩眼流淚，甚至連氣都喘不過來了。夫妻倆又著急又心疼，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左思右想，繼明突然說：“有了，我有辦法了。”

“什麼辦法？”九兒連忙問。

繼明找來一隻滴管，對九兒說：“我想用這試一試。”

九兒把孩子從床上抱起來，放在自己的懷裏，將他的頭靠在自己的臂彎裏，哄著他說：“別哭，別哭，爸爸馬上就能讓你吃飽了。”

繼明用滴管吸起米漿，小心翼翼地往孩子嘴裏一滴一滴地喂，等著他慢慢吞下去。果然，孩子不嗆了。但是這樣喂完一管，又喂一管，喂飽一次，至少要花兩三個小時的時間。次數多了，累得不行。但他們堅持著，堅持著白天喂，晚上也喂。有時，喂著喂著，他們疲倦得睡著了。但是，只要孩子稍微一動，他們就醒了。於是，再繼續喂下去。幾個月下來，孩子長胖了，他倆卻累成了只有一層皮包著骨頭的人。

在他倆的精心餵養下，路遇慢慢能接受勺子餵食物了，長得也快些了。半歲左右能坐起來，一歲半就學會了走路，還會叫“娃娃（爸爸）窪窪（媽媽）”。陶繼明樂了，九兒也樂了，二人抱著擁著路遇，踏著節拍，唱起了自編的順口溜：

“你是受苦人，

我是受苦人，

我們三個人，

成了一家人。”

沉浸在無比的幸福中，忘了疲勞，忘了憂愁。

一年一年過去，路遇到了讀書的年齡，到哪里去上學呢？窮山溝裏的學校早已經垮了，書也被燒了，老師死的死，走的走了。

陶繼明想：總不能讓孩子成睜眼瞎子，教他識字，算算數，我和九兒還是可以的。可是書在

哪里呢？他想了想，第二天便挑上一擔籬筐，帶一杆老秤，越嶺翻山，走街穿巷，收廢書報去了。

那年頭“讀書無用”，“知識越多越反動”，知識份子為他們有知識傷透了心，便自覺不自覺地把書當燃料，當廢品處理掉，換幾個錢聊補無米之炊。因此陶繼明沒花多少錢，沒費多少時間，就收集到了成捆成堆的書。內容之豐富，可說是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古今中外，無所不有。

書有了，陶繼明便坐下來教路遇讀書。

好心的老人看見了，搖搖頭，問陶繼明：“繼明啊，你還沒吃夠讀書的苦嗎？為啥子還把孩子往這條死路上引呢？”

陶繼明說：“爺爺，你放心，我只教他認幾個字，算簡單的數，免得他以後上街賣菜走錯路，算錯錢。”

老人說：“啊，啊，啊，那麼，倒還可以。”拄著拐杖一步一步離去。

望著老人遠去的背影，陶繼明既感激又難過，無限惆悵，不禁自言自語：“難道這知識就永遠無用麼？”

九兒以為繼明在問她，就說：“管它有用無用，裝在肚子裏又不向我們要飯吃，也不會發臭。”

在九兒的思想指導下，陶繼明堅持每天教路遇讀書，從不懈怠。

聽老人說，小孩出生以後由誰撫養，就會長得象誰。路遇就是如此，他長得高瘦，細細的脖子上撐著個大腦袋，酷似陶繼明小時候的模樣。一雙藍晶晶的大眼睛，是九兒賦予他的慧眼。他像陶繼明會寫會算，像九兒會說愛唱。哪里有一

群孩子在一起玩，就一定是在聽路遇講故事；哪里有一列小孩子邊走邊唱歌，就一定是路遇在指揮。路遇學得快，記得牢，講得清楚，還是一個“小好問”。他經常向父母提出疑問，有時弄得他倆也無法回答，挺尷尬的。

抬頭看見太陽，路遇就問：“爸爸，太陽為什麼那麼紅，那麼熱？”

陶繼明說：“因為太陽是一堆燃燒的火。”

“火要飄呀飄的呀！”路遇說，伸出一雙小手，左右擺動，做出火焰飄動的樣子。

陶繼明回答：“太陽離我們太遠太遠，我們無法看見它的火焰在動。”

九兒牽著路遇的手，從田邊經過，看見魚兒在水中游來遊去，他就問：“媽媽，魚兒在水裏，怎麼不淹死呢？”

“魚兒用鰓呼吸，不是用鼻子呼吸。”九兒回答。

“我們也有腮，咋個掉進水裏就要淹死呢？”他摸著自己的腮幫子問。

“魚的鰓和人的腮不一樣。”

“哪點不一樣？”

“----”九兒答不上來。

“唉！”路遇失望地歎氣道，“我的腮變成魚的鰓就好了。”

陶繼明和九兒為自己不能解答路遇的問題而遺憾，也為孩子會動腦筋而高興，因此經常對他說：“遇兒，你要好好讀書識字，認的字多了，你就能看懂各種各樣的書，書能幫助你弄懂許許多多的問題，使你更加聰明。”

“啊！”路遇好像懂得了他們的意思，可又問：“爸爸、媽媽，你們小時候怎麼不多讀書呢？”

陶繼明和九兒面面相覷，不曉得如何回答這易解而又難答的問題。路遇發現自己又把爸爸媽媽問住了，便笑了笑說：“看你們又答不上來了，還是大人呢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陶繼明說，“我們不行，我們比不上我們的遇兒。你以後一定要弄清楚你提出來的問題，超過我們，超過我們。”

他倆走近孩子，激動得把他捧了起來，親了又親，鼓勵著他，心裏高高興興的，酸酸的。

磨來磨去。拼拼湊湊，陶繼明總算有了個幸福的家。儘管他的生活還非常貧窮，但是看看賢慧的妻子，活潑可愛的兒子，他不僅感到快樂，甚至有些滿足。有時不禁想：我那牛雲生活得怎樣？她的丈夫對她好嗎？她的孩子多大了？他想知道關於她的一切，想給她寫信，卻又怕寫。算起來他與牛雲已經十七、八年沒有來往了。

大約是唐山地震後的中秋之夜，陶繼明居住的窮山溝，皓月當空，月光如銀，鋪在他家門前的地壩上。鄉親和知青們照例坐在這裏吹牛，擺龍門陣，聽陶繼明講故事。

在知青們的要求下，陶繼明給他們講了安徒生童話《皇帝的新衣》，講了中國民間故事《孟姜女哭長城》。知青們聽得津津有味，陷入了沉思。沉思之後，便七嘴八舌的議論起來。有人說：“這皇帝又愚蠢又專橫，聽不得真話，就像。。。。。”

“不准亂想亂說！”陶繼明馬上制止他。

“彭德懷不是說了真話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嗎？”有人反問道。

“林彪不是說假話，被選為接班人嗎？”還有人反問道。

“就是！就是！”眾口一詞附和道。

“文化大革命不是燒了很多書，整死了許多知識份子嗎？”又有人反問道。

“就是！就是！”大家又同聲附和起來，而且補充了許多人人皆知的論據。

聽知青們你一言，我一語，“亂”說，“亂”聯繫實際，陶繼明慌了，勸他們住嘴，離開，不要給他找麻煩。

知青們見陶繼明如此膽小，如此緊張，只得站起來，說：“你怕，我們不怕。與在這裏受愚蠢的再教育，不如聽你講故事。我們不就是讀了幾天書，才被發配到這窮鄉僻壤來變相勞改嗎？怕什麼！我們是照林彪說的，活學活用。”

知青們走了，給陶繼明留下了愉快，留下了不安。九兒對他說：“知青都很敏感，膽大，不像你我，又笨又膽小。”

陶繼明忍不住問九兒：“我為啥子給他們講故事呢？傻瓜。”

也許是上蒼的安排吧？正當陶繼明想知道牛雲的情況時，一次偶然的機會，陶繼明從一位名叫明俊的同學口中，知道了牛雲的一些情況。

明俊告訴他：“運動結束後，牛雲在同學們心目中大大降格。特別是男同學，認為她挑物件的標準一定會降低，便有幾個矮個子、小個子、胖子等平庸之輩向她擁去，想吃天鵝肉，滿以為牛雲會投入他們的懷抱。諸不知，倔強好勝的牛雲視自己如高樹上的檳榔，冰山上的雪蓮，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裏。

心情好時，牛雲笑嘻嘻地對他們說，謝謝他們的好意，或者說自己配不上他們，或者說暫時不考慮個人問題等。心情不好時，牛雲則橫眉冷對，說她選擇對象寧缺勿濫，要他們滾遠點。如此碰釘子，一般人便不敢問津了。於是，馬上就有人造謠說，牛雲還在等你陶繼明，是個死硬派。”

“是嗎？”陶繼明無疑而問，心為之一顫。

聽明俊又說：“我個人認為牛雲懷念你是很自然的。從理論上講，初戀是最純潔，最感情，最甜蜜的，特別是你們這種逼得勞燕分飛的初戀，更讓人回味，更讓人刻骨銘心，更讓人永世難忘。雖然我沒有事實為根據，但至今認為，牛雲對你的愛情始終如一，她一直在盼望你歸來，回到她的身邊。”

“-----”陶繼明點點頭，不說話。

“牛雲不是傻瓜，她看得清形勢，卻又不願意隨波逐流。目睹一對對恩愛夫妻離婚，一雙雙情人分手，加之你音信杳無，她不願意相信，但必須相信，你們的生離，很可能成為死別。她的心冷了，但是，對周圍的男性毫無興趣。”話說到此處，明俊沈默了，陶繼明落淚了。

明俊話峰一轉，突然問：“陶繼明，你還記得我們班上那個叫胡朋的人嗎？”

“記得，就是那個體格健壯，尖嘴尖鼻，一臉絡腮胡的中等個子吧？”陶繼明說，不明白他為什麼提起這個人來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就是他。”明俊說，“運動結束後，他負責系上的治保工作，檢查同學們的來往信件，管理留校改造的“右派”。他，就是牛雲的丈夫。”

“啊！”陶繼明很震驚。

“你感到很奇怪吧？從右轉到了左，好一個大轉彎！其實，一點不奇怪，至少我是這麼認為。因為左和右，上和下，東和西，南和北，本來就是人定的，因此人也完全可以把它們顛倒過來。比如英國人就說他們在東方，我們在西方；阿根廷人則認為他們在北半球，我們在南半球。你以為他們搞錯了嗎？沒錯。”明俊滔滔不絕，想讓陶繼明很快理解。

“照你的說法，是非也可以顛倒了？”

“你現在還承認自己是‘右派’了？”

“這又當別論。”陶繼明說。

“哈哈-----”明俊大笑，指著他問，“你可以例外，牛雲就不可以例外？”

“我---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--。我是說---說----”

“你是說胡朋這樣的人，就算是“左派”吧，不可能愛上牛雲？牛雲，‘右派’的同情者（姑且這麼說吧），更不可能喜歡他？他們的結合很蹊蹺，一定有深不可測的原因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這麼想的。”

“我也這麼想過。”明俊說，“具體情況我不太瞭解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，那就是牛雲只有嫁人，和胡朋這樣的人結婚也可以，才能粉碎謠言，才能讓組織和群眾相信她與你劃清了界限。”

“是的，她只有嫁人，必須嫁人。”陶繼明說。

明俊馬上鄭重其事地說：“請聽清楚，剛才所言僅是我個人的分析，請你不要強加給牛雲。你我都知道，她是個既重感情，又明事理，不考慮政治影響的人。”

說了半天，明俊不但沒有把一些事情說清楚，反而把陶繼明和自己都弄糊塗了。

明俊不甘心，非把胡朋與牛雲結婚的原因探明不可，便對陶繼明說：“讓我再告訴你幾件事。”

“請講！”陶繼明說。

“你走以後不久，”他開始敘述，“牛雲寢室裏有個同學皮箱裏的錢不翼而飛，有人懷疑是牛雲偷了。理由是她政治上落後，品德肯定就不好。胡朋卻反對這樣推測，他說，牛雲雖然落後一點，但品德好，毫無虛榮心，她不會幹這種丟臉的事。

“為了證明他的判斷正確，為了不讓牛雲蒙冤，他走訪同學，調查取證，把案件弄了個水落石出。原來作案人竟是稀有動物姚豔，在事實面前，她不得不承認了錯誤，交出了航款。

“這件事令牛雲感動不已，沒想到胡朋這麼瞭解她，信任她，關心她，並聯想起‘交心’會上胡朋幫她下臺的簡短發言-----”。

“難得，難得。”陶繼明贊道。

“還有更難得的呢！”明俊說，“胡朋負責改造的‘右派’，最先摘帽，有的還成了他的好朋友。”

“這就更令人起敬了。”陶繼明說，“難怪牛雲-----”

“接著，胡朋又破了幾個案，被評為治保先進分子，出席了市治保先進分子表彰大會。”明俊說到這裏，將話鋒一轉，問，“你知道‘美人難過英雄關’這句話吧？”

“唔。。。唔---不知道。”陶繼明支支吾吾地說。

“牛雲卻不是這種美人，她崇拜胡朋，覺得他能幹，僅此而已。可是載譽而歸的胡朋卻按捺不住，向她表白了愛情。她呢？先是激動、心

跳，然後對他說自己有不治之症，打算終生不嫁。胡朋立即表示：有病就治，治不好也沒關係，他永遠永遠愛她。據說牛雲感到懷疑而沒有表態-----”

“好，牛雲找到了好人，我放心了。”陶繼明不想再聽下去，打斷明俊的話。

兩人將分手時，明俊告訴他，牛雲畢業後分配在蜀南醫大附屬醫院工作，胡朋留校，在治保處任處長，他們已有一女一兒。

“啊！”陶繼明歎口氣，若有所失，不想再聽什麼，就說：“你以後見到他們，請代我向他們問聲好。”

一晃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，同學們在蜀南醫大校園第一次聚會了。能來的都來了，成功的，不成功不失敗的，失敗的都來了，人人平等，個個相親。初見時你指著我，我指著你問：“你是誰？”大家都認不出來了。真乃翁媪相見不相識，笑問君是哪一位。人群中沒有牛雲，也沒有陶繼明——他們沒有參加同學會。

會後，一本精裝的同學紀念冊寄到了窮山溝。翻開紀念冊，第二頁就是記的牛雲。陶繼明的眼睛在此停留下來，目不轉睛地注視著牛雲的照片。“啊！你怎麼這麼老，這麼瘦，這麼憔悴，全然不是我印象中的你了！”陶繼明感歎起來。

“爸爸，吃飯了！爸爸，吃飯了！”路遇在喊。陶繼明沒有聽見，繼續想著，看著牛雲的照片。九兒看他出神的樣子，便走到他身邊，小心地問：“你怎麼了？”

“沒---沒什麼。”繼明被她問得不好意思，慌忙說，“我。。。我想一口氣把它看完。”

九兒伸手去拿紀念冊，說：“我也看看。”  
可是陶繼明不給她，馬上把紀念冊合上，說：  
“吃飯，吃飯。”

九兒發現他今天的表情有些異常，但沒有過問。

晚上，躺在床上的陶繼明久久不能入睡，聽著窗外秋蟲的奏鳴，伸手摸摸睡在身邊的遇兒，深深的歎口氣，下床點燃一支煙，抽將起來。

九兒被煙嗆醒了，翻了個身，問：“你怎麼還沒睡，還在抽煙？”

“我睡不著。”

“你又在想什麼了？”

“我在想是否給牛雲寫封信，請她幫我們把遇兒的嘴唇和上齶補好，但是我又怕-----”

“怕什麼？”沒等他說完，九兒就搶著問。

“怕你，還怕她的丈夫不高興，惹出是非來。”

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，我樂還來不及呢。水都流過九十九道彎了，還怕我吃醋，醋有什麼好吃的，我平生最不喜歡吃的就是醋，你還不知道嗎？”

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還是我的九兒乖。”繼明樂了，開起玩笑來。

“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人家胡朋還怕你不成？你還能把牛雲從他身邊奪走？”

“你不懂，我的小傻瓜。”繼明說，上床躺在她身邊，抱著她親了親，感到無比幸福，無限溫暖。

但是給牛雲寫信的事一直擱了下來，儘管九兒天天催他，繼明還是沒有寫——他怕給牛雲添麻煩，加苦惱，自己於心不安。

也許是老天爺可憐遇兒，也許是心靈感應，牛雲知道了陶繼明的一些情況，知道他有個唇齶缺損的養子需要治療。也許是醫生的天職，也許是善良的本性，促使牛雲“冒險”與丈夫商量，提出想給遇兒補缺。

胡朋說：“我和你一樣，很同情陶繼明和他的兒子，也覺得應該幫這個忙。但是---但是就怕影響不好。”

牛雲深知他心裏想的是什麼，但沒有追問，只是輕輕地歎口氣說：“時光過得真快啊！不知不覺我們都老了。你已經謝頂，成了小老頭。我已經滿頭白髮，皺紋密佈，成了醜陋的老太婆。人老了，一切都看淡了，只想在力所能及的時候做點好事，為兒孫積點德。”

胡朋沒有作答，向她投去懷疑的目光。聽她又說：“這事我非辦不可，不然，我良心上不好受。”

“良心，良心值多少錢？你要不要面子？要不要這個家？”胡朋突然暴跳如雷，拿出對妻子一貫的態度。

牛雲不想理睬他，慢慢走進自己的臥室，關上房門，冷靜地思考起來。

不久，陶繼明就收到牛雲的信，要他帶著路遇，直接去蜀南醫大附屬醫院找她，醫療費由她承擔。並囑咐他，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真實姓名告訴任何人，更不要講他與牛雲的關係。

陶繼明高興極了，但仔細想想，又覺得不妥——本來是光明正大的事，為什麼要偷偷摸摸的，我還是人嗎？於是將信放在一邊不提。

九兒急了，說：“你太多心了，這是牛雲的苦心啊！她是想，既辦了事。又不惹是非。你不

要辜負了她的一番好心啊！”

“可---可是---”

九兒急了，連忙說：“你不要猶豫了，你要理解牛雲的苦衷。看在遇兒分上，想想他這麼活著多難過，你當爹的就受這一次委屈吧！我求求你了！”說罷，就跪在繼明面前。

繼明慌了，連忙把她扶起來，說：“我去！我去！”

父子二人來到蜀南醫大附屬醫院，掛了號，等著看病。輪到遇兒時，陶繼明牽著遇兒進了診斷室。牛雲抬頭一看，出現在她面前的陶繼明，已經面目全非，似荒地裏的一棵枯樹。腰彎背駝，滿面塵灰，兩頰深陷，一頭亂蓬蓬的花白頭髮，只有那一口鄉音尚存。令她又吃驚又難過，不禁低下頭。不忍再看。過了好一陣。牛雲才說：“你終於來了。”

“嗯。”他答應著，說，“為了孩子，也為了九兒，我不得不來。”

“啊！”牛雲應了一聲，不曉得再說什麼。兩人都哽咽了，眼睛開始發熱，淚水都快滾出來了，但他們不敢哭，只許強顏歡笑，說路遇的病，說如何給路遇治病。直到路遇的缺陷修補好，出院前夕，他倆才坐下來談了一點各自的情況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政府先後為陶繼明的父、兄平反，追認其父為老一輩革命者，其兄為烈士，並分別給他們修墓立碑。隨之而來的是陶繼明平反昭雪（從前他被打成“右派”的原因即是為“土匪、反革命”父親，哥哥翻案），恢復名譽，補發工資等等。

面對父兄的墓碑，陶繼明默默祈禱：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，階級鬥爭不要再來，讓子孫後代永享太平。

鑒於陶繼明的歷史和社會關係，政府打算安排他當政協委員。他婉言謝絕了，並說他希望回到蜀南醫大，讀完當年未讀完的大學，然後行醫。但是已經不可能了，只補發了一張蜀南醫大畢業證書。面對遲來的證書，陶繼明悲喜交加，嘲笑自己實不符名，覺得荒唐可笑。

不久，他的妻子九兒也收到一張護士學校的畢業證書。

為進一步落實政策，有關部門打算把他倆調到城裏一家醫院工作，陶繼明卻說：“不行啊，我們雖有了文憑，但沒有水平呢，那人命關天的事，我們怕不能勝任。”

“那就搞行政工作吧，比如當個副院長之類。”

“啊，豈敢！豈敢！”他搖著頭說，“我不是那塊料。”

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有關人員感到為難了，便問他：“你自己想要什麼呢？”

“我想要的，你們無法給我。”陶繼明說。

“哪有辦不到的事，你儘管說，我們一定儘量滿足你的要求。”

“那我就說了。”陶繼明環顧在座的各位，站起來說：“我要求上完我的大學，我要求還我被浪費了的青春年華，我要求還我的愛情，還我的愛人——牛雲。”

他的話搞得四座皆驚，啞口無言。只聽他還在說下去：“你們以為政治上平反，經濟上補發工資、給官做，給工作，就萬事大吉、問心無愧了麼？就讓我們滿足而感激涕零了麼？就我個人而言，青春、愛情、我的大學、我的牛雲，才是

我最可寶貴的。但是，這些我都失去了，永遠，永遠，失去了。”

這段出自陶繼明肺腑的話讓人感動，幾個女同志竟唏噓起來。但聽他繼續說：“我不是責怪誰，在座的誰也沒有責任。我是想說，我們應該總結歷史，找出產生錯誤的根源，剷除造成悲劇的土壤，讓子孫後代不再蹈其覆轍。”

他的聲音在空間迴響，他的話在人們心中產生了共鳴。

回到家裏，九兒問他：“繼明哥，你真的不願意去城裏工作嗎？”

“不是‘蒸’的，難道是‘煮’的？我什麼時候說過假話？”繼明詼諧地說。

“可是，我想離開這拉屎不生蛆的地方。”九兒說，抱住他的肩膀撒嬌。

繼明想，九兒是城裏人，來到窮山溝受夠了苦，受夠了罪，想回去是很自然的事。於是，對她說：“你去城裏工作吧！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”繼明說，“我生在這裏，活在這裏，我捨不得這裏的山山水水，捨不得這裏的父老鄉親，我忘不了他們對我的恩情。我與故鄉，故鄉與我，已經是骨肉難分了。我生是窮山溝的人，死是窮山溝的鬼。城市生活的繁華舒適雖令人嚮往，但我更愛這情義深重，靜靜的山溝，這一片熱土。”

“這麼說你肯定不走了？”九兒失望地問。

“是的，我別無選擇。”

“那我只好一個人走了，你捨得我嗎？”九兒試探道。

“有什麼辦法，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嘛。”

“你太無情了！太無情了！”九兒邊哭邊說，抓住他的領口使勁地搖。陶繼明毫不反抗，任她發洩個夠。

待她慢慢平靜下來以後，繼明才抱著她說：“我的愛妻，我怎麼捨得讓你走，留下孤孤單單的一個我。再說，你也捨不得我——你的繼明哥呀！”

“你壞！”九兒被她哄笑了，一根指頭點著他的鼻子說：“真拿你沒辦法，恨也不是，愛也不是。”這時，陶繼明放開她，站起來，左手牽著九兒，右手牽著路遇，三個人圍成圓圈，踏著節拍，唱起了他們的順口溜，結尾加上了一句“永遠不分離”。

後來，他們選擇了去窮山溝的衛生院工作。他倆一邊工作，一邊上電大，陶繼明達到了大學本科，九兒達到了大學專科。前者是內科醫生，後者是婦產科醫生。

聽完陶繼明的敘述，牛雲感到他現在很幸福，仍然那麼倔強，那麼和氣，九兒是個很可愛的小妹妹。於是對陶繼明說：“我羨慕你倆恩恩愛愛，九兒對你柔情似水，我祝福你們永遠幸福！”

出院那天，大霧瀰漫，屋頂上鋪著霜，玻璃窗上一層薄冰。牛雲與陶家父子在車站惜別。陶繼明向牛雲再三表示感謝，遇兒甜甜地說了聲：“阿姨，謝謝您！”

牛雲蹲下身，捧著孩子凍得紅紅的小臉，對他說：“不要謝我，應該謝謝你的爸爸，他是阿姨的救命恩人，沒有他，就沒有阿姨-----”

“不要說這些了，不要說這些了。”陶繼明厭煩地打斷她的話，說，“我不願意聽你說這些難聽的話，一切均已煙消雲散，忘了它吧！”

車快啟動了，陶繼明伸手和牛雲握別，兩人都感到迷迷糊糊，似夢非夢。遠處傳來低沉，婉轉、哀怨的歌聲：“相見時難，別亦難，-----”隱隱約約，飄飄渺渺，迷迷茫茫，催人淚下。但他們沒有流淚，他們的淚在二、三十年的風雨中早已經流盡了。

陶家父子走了，卻帶不走他們留下的足跡。“風”吹進了胡朋的耳朵。起初他並不在意，認為牛雲救助病人的善舉，已經不止一次兩次了，這次也很自然。後來，聽人越說越邪，越說越來勁，便坐不住了，於是發揮自己特有的專長，查了個“一清二楚”。

胡朋找到姚豔，說：“你在門診部上班，陶繼明來的事，你一定知道，為啥不告訴我？”

“我以為你知道，你願意幫助他。”

胡朋搖頭不語。

“牛雲沒有預先告訴你？”

“她對我說過，但我不同意。”

“那又何必呢，大家同學一場，這點小忙也。。。。。”

“同學？你。。你。。難。。難。。。。。”胡朋著急起來，想說什麼，又說不出口。

姚豔見他吞吞吐吐，難以言表，馬上說：

“我就曉得，你那牛雲怕你發現，把姓陶的父子倆藏在旅館裏，以為誰都不會知道。待孩子住院以後，她就天天去旅館，在房間裏與陶繼明說說笑笑，又哭又抱。。。。。”

“胡說！造謠！”胡朋想自欺欺人而吼道。

姚豔一眼看出他是外強中乾，企圖以聲壓人，就輕言細語地說：“你不相信，就當我沒

說。是你找上門來問我的，我總不該謊報軍情吧？”

說罷，姚豔緊盯著胡朋的眼睛不放，一直注視到他滿臉通紅，低垂著頭，都不甘休。還煞有介事地說：“你不相信我的話，可以去旅館證實。”

胡朋氣得發抖，把腳一蹬，匆匆離開。

望著他遠去的背影，姚豔幸災樂禍。心想，馬上就有好戲看了，誰叫你當年抓住我不放！

誰叫你們都喜歡牛雲，不喜歡我呢！

回到家裏，他沖著妻子就吼：“你幹的好事！讓全院的人都知道了，都在‘歌頌’你呢！你讓我這張老臉往何處擱？”氣勢洶洶地在客廳裏踱來踱去，好似一頭發怒的雄獅。牛雲早就預料到有這麼一天，便沒有答話。心想，他正在氣頭上，等他氣平了，再慢慢給他解釋。於是避開他，走進自己的臥室，把房門輕輕地關上。

晚上，躺在床上的胡朋心靜不下來，他想妻子，愛妻子，又恨妻子，便披衣下床，趿上拖鞋，朝牛雲的臥室走去，用鑰匙打開她的門，摸到床上，挨著他躺下，輕輕地拍拍她的肩膀，說：“喂，別生氣了，你曉得我性情急躁，聽不得別人說我們一句壞話。”

“那你為什麼不向別人發脾氣呢？”

“怎麼可以呢，內外有別嘛。我是怪你事前不跟我商量，事後又瞞著我，把我蒙在鼓裏。”

“我早就對你說過，你不同意。”

“是嗎，我怎麼毫無印象？”

“你貴人多忘事嘛！”

“啊，啊，啊，我想起來了，想起來了，我似乎沒有反對呀，只是-----”他一邊說，一邊從牛雲身上翻過去，面對著她，要吻她抱她-----

牛雲馬上意識到他是別有所圖，才來討好她，便更加氣憤和討厭他，於是翻身坐起來，嚴肅地問他：“你現在怎麼想，怎麼看這件事？”

“我。。。我。。。我認為沒有什麼。”他嬉皮笑臉地說。

“啥子叫‘沒有什麼’？你給我說清楚！”

眼看達不到自己的目的，胡朋惱羞成怒，兇相畢露地說：“說清楚就說清楚，我認為你不對，你不好。你不該舊情復發，又與陶繼明來往，更不應該請他來，給他的孩子醫病。鑒於你們過去的關係，應該考慮影響。還因為，我們經濟不寬裕，也沒有必要關心那個野孩子。”他一口氣把心裏話全抖了出來，然後沖出房門，回到自己屋裏，倒床就睡。

牛雲氣得渾身發抖，從齒縫裏擠出一句話，罵他：“卑鄙小人！”

鬧了半夜，胡朋酣然入睡，牛雲卻再也不能入眠。她在想，難道這男女之間就只有愛情，就不可以有友情，同情？是的，我曾經愛過他，但已經是過眼雲煙了。如今，我尊敬他，同情他和那個殘缺的孩子，有啥子不對呢？難道人與人之間，不應該互相關心，互相幫助嗎？

她敬佩陶繼明，因為他忍著饑餓，從自己嘴裏省出糧食，救活了一個殘缺的棄兒。

她讚賞陶繼明，因為他敢於為父兄鳴冤叫屈，乃至犧牲自己美好的前途，青春和愛情。

她感謝陶繼明，因為他敢於排除流言蜚語，無視世俗的眼光，滿懷同情，救過她幫過她。

她尊敬陶繼明，因為他敢於為周大山、九兒鳴冤叫屈，伸張正義。

她同情陶繼明，因為他三十多年來，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，被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勞教，勞改，受盡了折磨。

她不能忘恩負義，她要幫助被人拋棄，被陶繼明救活的遇兒。她決不讓路遇因為先天的缺陷，受到她當年忍受過的傷害，在幼小的心靈上蒙上一層可怕的陰影。

她還想：錢算什麼！我一定要把它用來幫助可憐的遇兒，誰也阻擋不了。錢算什麼！世間還有比金錢更寶貴的東西，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感情。

牛雲這麼想，而且這麼做了。因此，她現在心安理得，心滿意足，毫無羞愧之感。是的，在我看來，他還應該感到驕傲。

第二天，牛雲收到遇兒寫給她的信：

“親愛的牛阿姨：

您好，非常感謝您對我的幫助，讓我脫離了先天缺陷的苦海。如今沒人再叫我“缺兒”“兔兒”了，我忍辱多年的命運終於改變了。不僅如此，大家還說我變得很帥了，爸爸媽媽聽到別人的稱讚，樂得合不上嘴。您聽到一定也很開心吧？

長大以後，我也要當醫生，救治和我一樣的人，使他們免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，特別是精神的折磨。”

看完信，牛雲象當年自己的病治癒後，那麼高興，那麼快樂，忘記了昨晚與胡朋的吵鬧，也忘記了吵鬧帶給她的苦惱。

“喂！看誰寫的信，這麼喜滋滋的。”是姚豔在背後拍著她的肩頭問。

“一個孩子寫的。”

“啊！”她話鋒一轉，問道：“你昨晚沒有睡好吧？”

牛雲詫異道：“你怎麼知道？”

姚豔把肥胖的腰肢一扭，轉到她面前，伸出右手指著她的眼睛說：“看你發黑的眼圈就知道了。”

“討厭！”牛雲把姚豔的手推開。

“唉呀呀！真是紅顏薄命了！”她笑顏逐開地一邊說，一邊扭著碩大的屁股離去。

牛雲想，這傢伙怎麼消息如此靈通？對我如此感興趣？如此幸災樂禍？她沒有想到昨夜和胡朋的吵鬧，正是姚豔有意挑起的。

在此，我不得不補充一段姚豔的故事。

“反右”結束以後，姚豔雖然成了“左派”，但由於偷盜，壞了自己的名聲，男同學都不想擇她為友。眼見得即將畢業，大家很快就會各奔東西，女同學都有了心上人，自己卻還沒有著落，於是心急如焚，深感時不我待，非馬上抓個物件不可。

不久，大家就看見她色迷迷地盯著身材魁梧的楊森，不分時間地點，向他明送秋波。他倆原本在一桌吃飯，輪到姚豔分飯時，她總是把其中的一份劃得特別多，而且把它撬到楊森碗裏，還把自己的也分點給他。在那人人都吃不飽的年代，她如此“捨己為人”，自然使楊森非常感動。

有時候，楊森遲來一步，姚豔就把他的碗找來，給裝好飯菜，以防同桌的人不給他留菜。楊森吃了飯，常常不洗碗，姚豔就給洗乾淨，對他說：“洗碗的事，我包了。”

楊森卻說：“不好意思！不好意思！”對她如此獻殷勤，好像沒放在心上。

姚豔急了，在寢室裏對女同學說：“我好喜歡楊森啊！見到他，我就心跳。”

“既然喜歡，就向他表白嘛！”

“咋個好意思嘛！”姚豔說，故作忸怩之態。

一位已婚的大姐自告奮勇道：“我幫你去說。”

“要得，謝謝大姐！”

經大姐“點火”，“兩根乾柴”馬上就“燃燒”起來了。兩人的愛火越燒越旺，不知不覺出了“軌”，半夜被保安抓住，送到胡朋負責的系治安保衛室，挨了批評，寫了檢討。

很快，姚豔就向楊森宣佈：“我從此不再和你來往！”楊森被她的話嚇得目瞪口呆，感到自己做了一場黃粱美夢。

女同學們大惑不解，問她：“你咋個這麼大膽？”

她說：“我不是大膽，而是膽小。”

“此話怎解？”

“他出生于地主家庭，父親被鎮壓，我怕。。。。。”

“你原來就知道的呀！”

“怪我！怪我！怪我一時衝動，虧了自己。”姚豔狠狠地敲自己的腦袋三下說。

聽罷，大家都不說話，心想，這個殺豬匠的女兒，太可怕了。

畢業分配時，由於她出身勞動人民家庭，政治表現好，又是“稀有動物”，作風不好不算問題，便分到蜀南醫大附屬醫院，做行政工作。以後，再經多次“運動”的考驗，混到了門診部辦公室主任的地位

誰也沒想到，三十多年後，四人狹路相逢，演出了上述的一場戲。

時間過得快，卻沒有遇兒進步得快。上中學以後他就在陶繼明的指導下，學習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優秀教師編寫的《數理化自學叢書》，這套書曾經幫助過許多青少年迅速成才。如今遇兒對它愛不釋手，每天完成老師佈置的作業以後，就翻開《叢書》學習，演算了一本又一本的習題，因此學習大大超前，智力也隨之超前。按部就班對他已經不適用，便不斷地跳級，初二跳到高一，高二時一舉考上了全國著名的科技大學，成為年紀最小的少年大學生。大三時考上美國哈佛大學醫學材料科學研究生，由美方出資留學。

喜訊傳來，窮山溝一片歡騰，陶繼明夫妻更是樂不可支。鄉親們說是陶繼明和九兒心好，好心才有好報。又說陶繼明夫妻都是讀書人，聰明有種，所以遇兒才成了才子。陶繼明卻說是因為遇兒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代，才能飛得這麼高。

送走了鄉親，陶繼明問九兒：“眼看孩子就要漂洋過海，遠離祖國，遠離我們，你有什麼想法？”

“我心裏有些難過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我捨不得他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陶繼明說，握住九兒的手，“可這是好事啊！”

九兒點點頭，咬住嘴唇不讓自己哭，淚水卻在眼眶裏轉。晚上兩人躺在床上，想著他們的遇兒，說著他們的遇兒。陶繼明說：“當年我被拉去批鬥，回家一看到遇兒，就什麼痛苦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九兒說，歎了口氣，“那時候我們一心一意盼望遇兒長大，長大以後不要再過我們這樣的日子。”

“可是過什麼樣的日子，什麼時候才能過上好日子，你我卻一點也不清楚。”陶繼明接過她的話頭說。

“那時候，我們只希望沒有階級鬥爭就好了，其他就沒想過。”

“現在好日子來了，我們好象又消受不了似的。”

是的，他們現在是應有盡有，還略有節餘。兩人規劃著外出旅行，去峨嵋山，九寨溝，西湖、寒山寺-----可是一踏出門，擠入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九兒就感到沒勁，甚至天旋地轉，於是只好甘休。在同學們的盛情邀請下，九兒好不容易才陪陶繼明參加了一次離家不遠的同學會，回家以後疲倦得在床上躺了三天。

如今遇兒要去遠隔重洋的美國，她擔心自己會永遠見不到兒子了，於是對繼明說：“我想，還是勸遇兒不去美國吧！離我們太遠了，我不放心。再說，在國內也可以讀碩士博士嘛。”

“噫。”繼明覺得她今晚說的話很奇怪，便問：“你從前不是天天巴望他能出去嗎？怎麼‘龍’來了又害怕了，你該不是‘葉公’吧？”

“從前是從前，現在我們國家政通人和、百廢俱興，誰還想出去呢？”

“唉，我說你這人太容易滿足了。你不見遇兒信上說，我們國家比先進國家，落後了幾十年呢。他出去，是為了學習別人的先進科學技術，以振興中華呀！”

“可是，可是---我總捨不得他呀！”

“怎麼辦呢？”

“你給他寫封信去吧，叫他回來一趟。”

遇兒回來了，父母陪同他，來到祖父伯父的紀念碑前。遇兒虔誠地對他們說：“我要繼承您

們的遺志——科學救國。學成歸來，把自己的國家，自己的家鄉，自己的家弄好。”

遇兒還看望了教育過，幫助過他的師長，恭恭敬敬地對他們說：“我永遠是窮山溝的孩子，你們的小學生。”他走進中學讀書時的教室，這裏摸摸，那裏瞧瞧，坐在課桌前，望著黑板、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。還是媽媽說：“遇兒，我們該回去了。”他才從回憶中醒來，依依不捨地離開教室。

陶家三人沿著山路走，饒過一彎又一彎，來到窮山溝德高望眾，白鬍子飄飄的老爺爺家。遇兒向老人畢恭畢敬三鞠躬說：“爺爺，我看您來了，我要出國了。”

老人眼裏閃著淚花說：“好啊，遇兒，你有出息！你要記住，沒有你爸爸媽媽，你早就在山洞裏被狼吃掉了，那還有今天啊！”

遇兒立即跪在老人膝下，握著他的雙手說：“爺爺，您的話我記住了。您放心！您不要難過，您要好好保重，我一定要回來看望您老人家。”

告別了故鄉，告別了鄉親，陶繼明夫婦帶著遇兒，乘車去了省城。在車上陶繼明給牛雲打了個電話，問能否在遇兒上飛機前與她見一面，在何時何地見，能否與胡朋見見。牛雲接電話時，恰好胡朋在身邊，牛雲便問他意下如何。他激動地說：“見，見，見，請他們到我們家來！我們歡迎他們！這麼大的喜事，這麼光彩的事，怎麼能不見呢！”

長途車到站後，陶繼明一家便“打的”，直驅蜀南醫大職工宿舍，遠遠地就看見牛雲夫婦在樓下等著了。待車一停，胡朋就笑容滿面地迎上來幫陶繼明開車門，恭恭敬敬地站在門邊請他下車，還點頭哈腰，伸出雙手，熱情地握住陶繼明

的手說：“久仰！久仰！幾十年不見，把我都想死了。”

陶繼明微笑著說：“不好意思！不好意思！又來打攪你了。”

“哪里！哪里！”胡朋笑嘻嘻地說：“只怕請不來呢，昨天我還在責怪牛雲上次沒讓我見到你呢！哈哈。”

牛雲斯斯文文地說：“大家都不要客氣了，快進屋裏坐吧。”

寬敞的客廳裏早已擺好糖果糕點牛奶咖啡，五人圍著圓桌坐在柔軟的沙發上，天南地北地談起來。胡朋那三寸不爛之舌把陶繼明恭維了好一陣子，把九兒也誇得天上有地上無。說著說著他站了起來，先指著陶繼明，後指著遇兒說：“有這位聰明能幹的父親，才有你這位才能非凡的兒子。”然後面對四人說：“要不是反動路線對繼明兄的迫害，繼明兄肯定早在我之上了，我可就望塵莫及了。”

“他現在也不錯嘛。”牛雲說。

“當然，當然。”胡朋馬上意識到自己說漏了嘴，有點尷尬。但心裏卻想，他兒子出國有什麼了不起，他自己不過是窮鄉僻壤的小醫生，你也跟著他驕傲起來。待客人沒注意時，他轉過頭，對牛雲狠狠地瞪了一眼，以示不滿。牛雲假裝沒有看見，仍熱情地招待著客人。

此時，陶繼明開口了。他說：“我沒有可驕傲的，遇兒能去留學，是他的造化，他的光榮，自己沾點光而已。其實也沒有什麼光可沾，如今留學的人多著呢。”他還說自己窮困潦倒，無所作為，根本不敢與胡朋相比，在胡朋面前自慚形穢，無地自容。

聽他這麼說，胡朋高興起來，感歎道：“唉！繼明兄，不是我責怪你，你實在是太老實

了，太迂腐了。你本來完全可以靠你父兄的榮譽和影響，你自己的身份，撈個一官半職，進入城市發展。可是聽牛雲說，當上級給你這些時，你都謝絕了。如果換了別人，恐怕早就求之不得，攀上去，飛黃騰達了。”他說得又急又快，像是當事人後悔不及似的。

陶繼明卻不以為然，自嘲道：“人老了，心灰了，跟不上了。”

牛雲擔心兩人話不投機，氣氛緊張起來，便打圓場道：“不要抖這些陳穀子爛芝麻了，大家快尝尝我做的點心吧！”她一邊說，一邊給陶繼明送去一片蛋糕，目示他停止這個話題，並舉起一杯咖啡對遇兒說：“來，阿姨敬你一杯！”

遇兒連忙站起來說：“不敢當！不敢當！哪有長輩敬晚輩的，讓侄子先敬您一杯！”於是舉起盛滿咖啡的玻璃杯，祝牛阿姨身體健康，全家幸福，然後向她深深地一鞠躬。牛雲那蒼白的臉上立即飛出一片紅暈，她的心醉了。

機場告別時，陶繼明和九兒反復囑咐兒子：“學成以後立即回國。”

兒子點點頭，深情地說：“我一定回來，我一定要回來。我捨不得您，我的爸爸媽媽。”

張開雙臂，緊緊地，緊緊地，擁抱著飽經風霜的父母，久久地，久久地，不肯鬆開。

眼見得九兒淚如雨下，兒子也快哭了，陶繼明才輕輕地推開兒子，說：“你走吧！我會照顧好自己和你媽媽，你放心去吧！”

遇兒向飛機走去，一步一回首，好像在說：爸爸媽媽回去吧，別送我了。此時，遠處傳來雄壯的歌聲：“再見吧，媽媽！再見吧，媽媽！軍號已吹響。。。。。”給他們的離別添了些許悲壯的氣氛，遇兒不禁意識到，自己去美國留學，同樣肩負著國家和民族的希望。

送走了兒子，夫妻雙雙回到窮山溝。沒過幾天，就來了兩位元貴客——他倆單位的書記和院長。他們進門就說：“恭喜，恭喜你們的龍子上天了！”

陶繼明還禮道：“過獎，過獎了。犬子不過是換了學習地方而已，受不起二位的誇獎。”九兒則忙著給他們沏茶，點煙。

坐定之後，書記才慢慢地說：“我們今天來，是想談談你倆的入黨問題。”

聽書記如此說，陶繼明和九兒都感到意外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曉得如何回答。但聽書記說：“沒有思想準備吧？沒關係，到時說一聲就行了。”

“對對對，說一聲就行。”院長附和道。

這時候，陶繼明才說：“要不得，要不得，我們都不夠資格。”

“就是。”九兒附和道。

書記和院長則說他倆太謙虛，又說他倆都是捨己救人的好醫生，把自己節省下來的錢為醫院買了一套輸血設備。陶繼明敢於向愚昧挑戰，宣傳普及科學知識，為窮山溝建起了活血庫，從而挽回了不少人的生命。陶繼明還把自己的鮮血，無償地捐給一個生命垂危的胡豆黃患兒，救了他的命。。。。。

誇了陶繼明，他們又誇九兒。說她破除了生兒生女求神仙的迷信，破除了父母認為女兒肚子裏長瘤子是亂搞了男女關係的愚昧，把窮山溝搞成了計劃生育的先進地區。。。。。

聽他們如此誇獎，陶家夫妻說：“過獎了，過獎了。這些都是我們分內的事，是醫生的天職，不足掛齒。”

貴客走後，九兒說：“我不想入黨，我不喜歡政治，害怕政治。我讀書的時候，政治總是不及格。”

“我也不想入黨。”陶繼明說，“我應該屬於窮山溝的老百姓，我要走我爺爺走過的路，不走爸爸走過的路。我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能把爺爺的醫德醫術，醫書和祖傳秘方繼承下來。”

兩隻篷間雀就這麼定了。

## 五、生死遺恨

大約一年後，牛家邀請陶家參加女兒胡芳的結婚典禮。為此，陶繼明和九兒忙著打扮起來。陶繼明穿上新近才買的藏青色西裝，雪白的襯衫，系上紅黑相間的條紋領帶，把皮鞋擦得銜亮，一頭花白的濃發梳理到腦後。一眼看去，恰是一位儒雅的知識份子。九兒喜歡活潑輕快，穿上了淡紫色的西式套裙衫，一塵不染的白皮鞋，將一頭黑髮吹得蓬鬆松松，既活潑又不失莊重。

她笑嘻嘻地對繼明說：“我們現在富裕了，穿好點，為自己爭光，也為牛雲爭光。”

“是的，我的九兒聰明、什麼都懂。”繼明滿意地在她鼻子上戳了一下，說，“還要備一分厚禮吧？”

“我已經準備好了。”九兒說，舉起一個印有囍字的紅色信封。

婚禮在歡快的樂曲聲中開始，新郎殷勤地挽著胡芳，徐徐步入婚禮殿堂。在華燈的照耀下，胡芳光彩照人。紅紅的臉上，一對閃閃發光的丹鳳眼。高而直的鼻樑下，含笑的小嘴像紅潤的草莓。加上淺淺的笑窩，頭上的烏雲堆，窈窕的身材，得體的步態。讓賓客們看得入迷，讓陶繼明神魂顛倒。

“啊，太象她媽媽了！今天步入殿堂的，是我和牛雲就好了。”他胡思亂想起來，卻又連忙打住。偷偷看一眼坐在旁邊的九兒，心中產生了一種負罪感，於是，在自己的頭上狠狠地敲了幾下。

但聽婚禮主持人唱道：“新郎新娘相互擁抱！”

隨著唱聲，新郎微笑著向胡芳張開雙臂，胡芳卻慌忙轉身，向坐在家長席上的母親跑去，跪在她腳下，可憐兮兮地哀求道：“媽媽，我不要結婚！媽媽，我不要結婚！”

全場賓客大為吃驚，幾欲離席。新郎呆若木雞，不知所措。眼看喜事馬上就要變成“醜聞”，陶繼明立即站起來，平靜地對大家說：

“親朋好友們，請安靜！安靜！我是醫生，我告訴你們，胡芳是由於太激動，神經暫時承受不了，過一會兒就會好的。請大家放心，放心！”

他從容不迫的措辭和語調，使新郎恢復了常態，賓客們安靜下來，讓整個婚禮順利結束。

但是，胡芳與新郎沒有順利成婚。

後來，牛雲告訴陶繼明，胡芳已經是第三次逃婚了。每次都是她志願結婚，可每次都臨陣脫逃。

“怎麼會這樣？”陶繼明問。

“我也搞不清楚，我們從來沒有強迫過她。”

思忖了片刻，陶繼明才說：“我想談談自己的看法，不知你願意聽否？也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？”

“你就說吧，我不會見外。”

“我從一些資料上獲悉，現在逃婚的女性較多，她們患了‘結婚恐懼症’”。陶繼明說。

“恐懼結婚，怎麼會呢？原因是什麼？”

“除了受父母影響外，不少人對婚姻的期望值太高，害怕失敗。她們對婚姻沒有體驗，加上道聽塗說，或受書籍的影響---在結婚前夕會出現不結婚的念頭---心理陰影，像芳芳那樣臨陣脫逃。所以，我建議你帶芳芳去看心理醫生”。

聽了他的述說，牛雲痛苦地沈默良久，才說：“讓我想想，這事兒還得徵求芳芳的意見，她如果不願意去，我也沒有辦法。”

陶繼明點點頭，意識到牛雲可能有顧慮，還認為她的顧慮是自然的。因為，心病長期來被國人視為“心病”，“思想病”，是思想不健康所致，只能從教育著手。再不然就視為精神病---瘋子，遭人白眼、遭人恥笑。從來就沒聽說過可以治療，可以治好。

他想進一步對牛雲做工作，打消她的顧慮，但又覺得沒有必要。因為，牛雲畢竟也是醫生，相信科學，也相信人的心理會患疾病，也要治療。他相信牛雲一定會帶胡芳去看病，現在只是還缺乏勇氣邁出第一步而已。

果然，幾天後，牛雲陪著女兒去了一家醫院，在心理醫生的耐心開導下，芳芳有條不紊地說出了她對婚姻的許多看法。

她說：“婚姻很可怕，因為婚後就是妻子，接著便是母親。我看見媽媽很辛苦，每天除了上班掙錢，還要忙著買菜燒飯，料理家務，伺候爸爸和我們姐弟倆。菜弄得不合爸爸的口味時，不是遭他罵，就是遭他打。至今，一家人很少快快樂樂地吃上一頓飯，過好一個節。我病了，弟弟病了，總是媽媽抱著，背著我們去看病，打針。晚上，起來給我們喂水喂藥的人，也總是媽媽。爸爸則躺在床上，不是打呼嚕，就是罵罵咧咧，責備媽媽這不是那不是。再不然就怒

氣衝天，從床上起來，“劈劈啪啪”給我們幾記耳光，罵我們‘該死的’，‘斷命的’，‘吵了老子的瞌睡’。還罵什麼“打在你們身上，痛在你媽心上。”聽說媽媽生我和弟弟時，爸爸沒給她買過一隻雞蛋，也沒給我和弟弟買過一張手巾，全部費用都是媽媽平時節衣縮食，省下來的錢。爸爸還說什麼“你們女人生孩子，要吃好的，要休息，沒有我們男人，你能生出孩子嗎？我也該吃，該休息。”於是搶吃本該媽媽吃的雞湯雞蛋。可憐我媽媽，比寡婦還慘，一個人生我們，一個人養大我們。三十歲左右頭髮就全白了，四十歲左右全口牙齒就脫光了，外人見了，都叫她老婆婆。爸爸卻越活越年青，比起小他五歲的媽媽來。人們都說媽媽比他大十歲。想起這些，我便對婚姻望而卻步。”

坐在一邊聽的牛雲，心如刀絞，認為是自己害了女兒，想起了曾經偶然聽到，卻不在意的兩個孩子的對話。

芳芳說：“我長大了不當媽媽。”

弟弟說：“我長大了要當爸爸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姐姐問。

“爸爸可以隨便打人。”弟弟說。

牛雲馬上對兩個小孩說，“芳芳懂事，乖！弟弟不乖！”

現在想起來，是我當初錯誤的一句話，害了芳芳。也是我不幸的婚姻，害了她。。。。。。這時候，陷入沉思的牛雲突然聽醫生說：“胡芳，請你到外面休息一下，我想單獨與你母親談談。”

胡芳出去以後，醫生問牛雲：“你和她爸爸是戀愛結婚的嗎？”

“是，也不是。”牛雲思忖著說，希望說得確切些。

“此話怎講？”

“說來話長。”

“你就長話短說吧。”

為了女兒，牛雲不得不挑有關的重要的告訴醫生。

她有些緊張有些害羞而語無倫次地說：“我似乎喜歡過又沒喜歡過他爸，但羨慕過他，甚至崇拜過他，因為我覺得他能幹，有同情心。那時我仍戀著陶繼明，想等他回來，可誰知道他一去如泥牛入海無消息。我很矛盾，常把他與陶繼明比較，問我自己到底喜歡哪一位。這時胡朋對我說陶繼明已經沒有通訊自由了，永遠回不來了，我相信了他的話，在他面前表現出非常失望。他呢？則對我表示無比同情，並說同情與愛情是孿生姐妹，他很愛我、希望我能永遠和他在一起。

“他熱烈地追求我，我也試著和他往來---可是，我總找不到感覺。兩人在一起時，常常沒有話說。而且我發現他對我的‘愛’是居高臨下的，是恩賜，讓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，不輕鬆不愉快，甚至有一種威壓。於是我對他說，我們之間有天淵之別，我們是極不相配的人，我們分手吧！”

“他卻說女人和男人本來就不同，我們之間沒有話說是因為‘此時無聲勝有聲’。我不同意他的解釋，說‘我們之間有一層厚厚的隔膜，心靈不能溝通，還是分手好’。

“他看我的態度很堅決，便乘其不備，從後面抱住我，強吻了我。我又羞又氣，給了他一記耳光，怒氣衝衝地說要去告發他。他威脅我，說我是落後分子、右派的同情者，領導不會相信我的話，只會相信他。還說，如果張揚出去，會壞

了我的名聲，如果我不答應嫁給他，他就要對人說吻過我，搞得我臭名昭著、沒有臉見人。

“我出生於一個非常封閉的封建家庭，禮教上很傳統，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，我只好答應了他。

“直到領了結婚證，開了慶祝會，我都還想著逃離他，新婚之夜，也還想著逃離他。可是，往何處逃呢？我想不出辦法。”

“你女兒知道這些嗎？”醫生問。

“不知道。當母親的怎麼能對女兒說這些呢！”

“你應該告訴她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因為戀愛是婚姻的基礎，一般來說，真愛的人婚後幸福。你的不幸，有其社會根源，更因為你們之間沒有真愛。如果你女兒知道你和他的戀愛史，把它與自己的戀愛作比較，也許就能作出正確的分析判斷，就不至於一而再，再而三地逃婚了。”

啊！真可謂“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”。誰能料到一場政治運動，一次不該有的吻，竟然造成兩代人的不幸。牛雲心裏這麼想，痛苦地低下頭。

醫生站起來，伸出右手握住牛雲說：“謝謝您的配合，我一定盡力治癒你女兒的病。”

回到家裏，胡朋知道牛雲帶女兒去看心理醫生後，惱羞成怒，在家大發脾氣，說：“我這臉被你們丟盡了，你們不要臉，我可要臉啊！”

“有病看病純屬光明正大之事，丟什麼臉！你太愚昧！太自私！凡事只考慮自己的‘面子’，毫不為女兒著想！”牛雲憤然道。

“我自私？你才自私！你跟著你那舊情人的指揮棒轉，就不怕別人恥笑？你迫不及待地引狼

入室，想儘快把我這個家庭破壞無遺。”他信口開河地亂說亂罵起來。

牛雲說：“為了女兒，請你放清醒點！理智點！污蔑和恐嚇都無濟於事！”

說罷，她把女兒送進臥室，給她服了藥，安慰她好好睡一覺。

時間一天天過去，眼看胡芳有了好兆頭，也為了給牛雲清靜，陶繼明對九兒說：“我們現在可以打道回府了。”

於是，從下榻的賓館出發，去牛雲家辭行。胡芳說：“陶叔，我喜歡你們，感謝你們幫助了我，歡迎你們常來電話常來玩。”

坐在一邊的牛雲沈默不語。胡朋陰沈著臉，從沙發上站起來，很不情願地笑笑，伸出右手象徵性的與陶繼明一握，說：“你們要走，我就不留了。再見！”說罷，轉身跨出房門，剛走幾步又轉過身來，勉強笑著說：“對不起，我有事不能奉陪，抱歉！抱歉！”

母女倆將陶繼明夫妻送到大門口，叫了一輛計程車，請他們上車後，直到望不見車影了，才轉身回家。

芳芳對媽媽說：“媽媽。你不要難過，逝去的永遠逝去了，所幸的是，你們心中都還保留著那份感情，那份不可多得的情感。”

“芳芳，你誤會了，你媽心裏想的可不是這些。我現在想的是，人與人之間能夠多一些理解，多一些寬容，多一些同情，該多好啊！”

一年以後，九兒病倒了。她的皮膚一天比一天黃，嘴唇一天比一天蒼白，精神一天比一天差，懶言少語，不思飲食。陶繼明懷疑她患了蠶豆黃。但又想，眼下並非蠶豆開花的季節，於

是，叫了一輛計程車，急急忙忙陪她去醫院檢查。

問過病史，醫生立即叫來護士給九兒輸血，可是輸了一天的鮮血，化驗時卻不見她的血色素上升，而且下降到了不足一克，於是發出了病危通知。

面對這可怕的通知，陶繼明渾身冒冷汗，話都說不清楚了，只結結巴巴地催促醫生作進一步檢查。

醫生說：“那就作骨髓化驗吧，我懷疑她患了血癌或惡性貧血。”

“啊！”陶繼明被嚇懵了，坐在病房裏忐忑不安地等候最後的判決，雙手合十放在胸前，虔誠地祈禱：“上帝保佑！九兒患的不是癌，也不是惡性貧血，而是一般的，可治的病。”

然而科學無謊言，也不會安慰人，醫生鄭重地告訴他：“很不幸，你妻子患的是溶血性貧血——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。此病在國內外都很罕見，目前只占貧血病人的萬分之一，而且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。”

聽醫生如此敘述，陶繼明心如刀絞，想抱著九兒大哭一場，問她怎麼會患這種病，但他克制住自己，可憐兮兮地問醫生：“我該怎麼辦？我該怎麼辦？我不能沒有她呀！把我的血輸給她吧！”淚水順著他臉上的皺紋不斷地往下流，打濕了他的衣襟。

“老先生，請您不要激動。即使把您身上的血全部輸給她，也無濟於事。我們打算用激素類藥物給她治療。強地松、地塞米松，是目前抗免疫的最好藥品，可惜，不是對所有的人有效。如果您的妻子對它們敏感，今天用上去，明天血色素就會上去。如果沒效，她將活不過今夜。你就只好準備後事了。”醫生說。

絕望中尚存一線希望，這希望哪怕是茫茫黑夜中的一點螢光，陶繼明也要把它抓住。他從極度悲哀中抬起頭來，輕輕地走到九兒床前，湊近她的耳朵，對她說：“九兒，我的愛妻，醫生說馬上給你用激素，你很快就會好起來。你一定要挺住，無論如何要好起來，我不能沒有你啊！”

九兒閉著眼睛，有氣無力地點點頭。繼明守在她身邊，寸步不離，不吃不喝，看著一滴又一滴激素配液流進滴管，流進針頭，流進九兒的血管。他不敢有丁點疏漏。因為在他心裏。這一滴滴激素配液就是九兒的生命。他仔細觀察著九兒身上一絲一毫的變化，他盼望著，急切地盼望著她焦黃的臉上出現哪怕是一絲，哪怕是比一絲更少，更細的紅暈，那麼九兒就有存活希望了。

“我要喝水。”九兒終於開口說話了，雖然聲音很微弱，卻讓繼明驚喜萬分。

他倒了一杯溫開水，自己先嘗嘗，怕燙著了九兒，然後左手扶起九兒，右手端著水喂她。在九兒喝水的一剎那，他突然發現九兒的嘴唇似乎有了一點點紅色，一股暖流頓時流遍了他的全身，連忙對九兒說：“你有救了，你有救了！謝天謝地！你的嘴唇有了紅色，我好高興啊！”

第二天查房時，陶繼明把自己的發現告訴了醫生。醫生說：“那就恭喜你們了，我們馬上化驗一次她的血色素。”

果然九兒的血色素有所上升，雖然上升得不多，繼明仍把這一好消息立即告訴了九兒，以增強她活下來的信心。九兒的眼睛一下子變得亮晶晶的，對他說：“繼明哥，我想吃餛飩。”

“我馬上去買，馬上去買。”繼明答應著往外走，一會兒就端來一碗飄著香油的川味餛飩。

他把九兒扶起來，靠在床頭上，然後一口一口地喂她，九兒邊吃邊笑，繼明邊喂邊笑。一個慢慢地喂，一個慢慢地吃，好似在對唱情歌，其

實陶繼明心裏非常憂慮，有不少話要對她說，終於忍不住問：“九兒，你怎麼會患上這病呢？”

“苦出來的。”

“我怎麼沒苦出這病來呢？”繼明不太同意她的說法。

“要不然，就是吃藥吃出來的。”九兒想了想說。

“吃什麼藥引起的呢？”

“避孕藥。”

“啊！”繼明大吃一驚，內疚地說，“是我害了你了。”

“不，不是你。”九兒說，“是他，是那個狼心狗肺的雜種。”

陶繼明明白她是指死鬼陳虎，怕舊事重提令九兒傷心，加重病情，便說：“我們不說這些，過去的就讓它永遠過去了。現在集中精力把病治好，便一好百好。”

九兒卻再難抑制內心的悲憤，對繼明說：“那時我為了報仇，要他斷子絕孫，就超量服用避孕藥，雖然醫生告訴過我，服用多了要患血液病，但我仍然大計量口服，寧願冒死也不懷上他的孬種。誰料到今天卻給你帶來了痛苦，我的繼明哥啊！我對不起你，對不起你！我好後悔、好後悔啊！”

這一激動，九兒全身立即痙攣起來，口吐白沫。陶繼明嚇得發抖，連忙呼救。醫生護士聞聲趕來，給九兒輸氧輸液，然而已無回天之力，九兒的呼吸越來越淺，兩足一伸，撒手歸天。

繼明“咚”的一聲倒在地上，昏死過去。蘇醒過來時，嘴裏還喃喃地念：“是我害死了她，是我害死了她，我不該問她，我不該問她。剛才還好好的，怎麼就死了啊！”

醫生安慰他說：“老先生，不是您害死了她，她本來就只能活這麼點時間了，剛才是迴光返照。”

噩耗傳到窮山溝，鄉親們紛紛前來勸慰陶繼明，並幫助他料理九兒的後事。他們陪著他回家，走近大門口，陶繼明就喊：“九兒，我回來了！九兒，我回來了！”等了一陣沒有人答應，也沒有人出來迎接他，他就說：“九兒，你怎麼不出來接我呢？快出來呀！”還伸出雙手，瞪著一對失魂落魄的眼睛，趑趄起朝屋裏跑，像是要擁抱他的九兒。

可是，屋裏靜悄悄的，只有那蹲在桌子上的貓對他“喵”地叫一聲。陶繼明才想起九兒已經不在了。再也回不來了，坐在地上抱著頭嗚咽起來。

鄉親們為之歎氣，唏噓，流淚，由衷地說：“九兒的命太苦了，眼看剛熬出頭，卻又走了。”

那位白鬍子飄飄的老者拄著拐杖，一步一步挪到陶繼明面前，彎下腰，拍著他的肩頭說：“繼明，你哭吧！哭吧！把心裏的苦，心裏的痛都哭出來了，你就會好受些。”

繼明抬起頭，淚汪汪地望著老人問：“爺爺，我的命怎麼這樣苦啊？”

老者搖搖頭，說不出話。

噩耗傳到牛雲耳裏，她簡直不敢相信好好的人，怎麼就沒有了？她不斷地對自己說：“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”激動得在客廳裏踱來踱去，無法安靜下來。

胡鵬看在眼裏，喜在心裏，不陰不陽地說：“沒有必要這麼激動嘛！人都要死的。”

“可是，她死得太早了呀！”牛雲說，滿眼含淚。

“這不是更好嗎？”他含沙射影道。

牛雲心知豬嘴裏是永遠長不出象牙的，毒蛇吐出的總是毒液，便不再理他，一心只想如何減輕陶繼明的痛苦悲傷。於是給陶繼明打電話說：“我對你痛失愛妻表示深切慰問！對九兒表示沉痛哀悼！希望你節哀！失去的永遠失去了，活著的要好好活著。這也是九兒的願望。希望你象從前一樣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，堅強地活下去，這才是對九兒最好的悼念。”說著說著便哽咽起來，不得不放下電話擦眼淚。

坐在一旁看“熱鬧”的胡朋朝她走過來，把手搭在她肩上，陰陽怪氣地問：“你怎麼不去看看他呢？太無情了。”

“無情怎麼樣？有情又怎麼樣？你管不著。”牛雲氣衝衝地打斷他的話，擺脫他的手說。

“啊，我明白了，此時無情勝有情呢！”他恬不知恥地說，總想刺激她。

牛雲知道他心裏又失衡了，便輕言細語地對他說：“我不去，我不能去，如果我去了會傷害兩個人，一個是陶繼明，一個就是你。我不希望你在這件事上變成冷血動物，人應該有起碼的同情心。”

聽她如此說，胡朋啞口無言，頓覺自己的妻子聰明過人，賢慧有加。便想擁抱她，吻她，向她說聲謝謝，但她已進入自己的臥室，關上了門，不想再理他。

真乃“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”。

再說九兒的骨灰供在屋裏已經很長時間了，陶繼明還不想將它入土。白天，他把骨灰供在堂屋裏，點上香蠟，不停地對著“九兒”說話。晚上，他把骨灰盒抱到床上，讓“九兒”和

他睡在一起，不斷地撫摩“她”，直至自己疲倦得睡著了，還抱著骨灰盒。這樣日復一日，陶繼明枯槁了，鬚髮全白了。

鄉親們看在眼裏，痛在心裏，哄他，勸他把九兒的骨灰入土，可他就是不肯。後來，還是那位德高望重，白鬍子飄飄的老者，拄著拐杖，由鄉親們攙扶著，一步一步挪到他家，對他說：“繼明啊，你這麼捨不得九兒，可不行啊！人‘走’了，是要入土的。不入土，就升不了天，升不了天，她就看不到你，聽不見你說話。”

“是嗎？”陶繼明抱著骨灰盒不放，害怕被人搶走似的，用懷疑的目光看著大家。

“是的。”老者說，“我這麼老的人了，還會騙你不成？”

陶繼明雖然不相信老者的話，但他素來尊敬老者，信任老者。所以認為老者一定是為他好，便可憐兮兮地說：“好吧，我聽您的話。您說九兒要入土才好，那就讓她入土吧！”

說完，他把骨灰盒輕輕放在桌子上，湊近去說：“九兒，你也知道，‘數高千丈，落葉歸根’這句話，我不能再留你了，我要送你回‘故鄉’去，你喜歡嗎？”他把耳朵貼在骨灰盒邊，專心專意地聽她回答，其神情之專注，令人下淚。

老者馬上說：“她喜歡的，她喜歡的，我聽見她說了，她在笑呢。”

第二天，陶繼明捧著九兒的骨灰盒，在鄉親們的簇擁下，敲鑼打鼓，放鞭炮，把九兒送回了“故鄉”。

九兒回“故鄉”後，隔一、兩天陶繼明就要去看“她”，坐在墓旁和“她”說話，聊家常。鄉親們看在眼裏，痛在心裏，又著急起來

了。便打電話，請牛雲來安慰陶繼明，使他從悲痛中解脫出來。

但是，牛雲沒有去。她說，人在痛苦的時候，任何勸說都無效，甚至越勸對方越難過。只有時間的流水，才能將悲傷沖淡，沖走。

鄉親們對牛雲很不理解，很有意見，感到她太無情無義，便不免在山陶繼明面前說三道四。陶繼明卻認為他們錯怪了牛雲，牛雲心裏有他，還有她自己的家。真乃兩情若是長久，不在一時一事；心有靈犀，不點自通。

為了讓父親儘快從悲痛中走出來，遇兒托胡芳幫陶繼明辦好了護照，自己在美國為他辦好了簽證，買了機票寄回來，要父親去美國散散心。可是說一千、道一萬，陶繼明都不願意去。他說他捨不得窮山溝，捨不得九兒，還說中國是窮國，美國是富國，他怕去那邊受人白眼。

有人便說陶繼明是死腦筋，是極“左”，其中有個小青年不無遺憾地對他說：“陶叔，你不去美國，太可惜了。我做夢都想到美國去呢！”

“那你就好好努力吧，把中國建設成象美國一樣的富國以後，我就帶你去。現在可不行，我看不慣布希小子霸道的面孔，今天打這個，明天打那個，還撞我們的飛機，好歪啊！”

他的話感動得小青年直點頭，讓在場的人肅然起敬。

## 六，樂極生悲

歲月催人老，到了二十一世紀，陶繼明和牛雲已經步入花甲之年，胡朋已是古稀老人。陶繼明要舉辦同學會了，他給牛雲夫婦發來了邀請信，此信與班上其他同學的完全一樣，只是抬頭

寫的是兩位的名字而已。因為他倆是班上唯一的一對同學夫妻。

見信後，牛雲很平靜，胡朋的心情卻惡劣起來，當著牛雲的面，就把信撕成碎片，氣勢洶洶地說：“我不去！我不去！”還把紙屑向牛雲扔去。

牛雲沈住氣，拍掉身上的紙屑，慢慢向自己的臥室走去，關上門，坐在靠窗的沙發上，閉上眼睛。她需要清靜，養精蓄銳，以迎接不請自來的“暴風驟雨”。心想，古人說得好：“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”，“樹欲靜而風不止”，想躲也躲不了。

還好，胡朋沒有象往常一樣暴跳如雷，只是進晚餐時臉色陰沈沈的。牛雲就裝沒看見，不去觸動他，心想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不提，我也就不提，忍一時風平浪靜。兩人默默地吃完飯，一夜無話。

這天牛雲在家裏做飯，習慣地放磁帶聽音樂，一邊淘米洗菜，一邊隨著唱起來：

“你到我身邊，  
帶著微笑，  
帶來了我的煩惱。  
我的心中-----”

“煩惱！”胡朋怒吼起來，沖到她面前說，“煩惱！你到他那裏去吧！”

“你激動什麼呀？”牛雲一時沒反應過來。

“我說，你看到我煩惱，就快到他——你喜歡的陶繼明那裏去。”

“啊！”她明白了，心裏好笑，對他說，“你不是比他先到嗎？我們結了婚，生了兒女，他才出現的嘛。”

“可是。。。可是。。。 ”他嘴裏嘰嘰咕咕，不曉得嘟囔些什麼，讓人聽不清楚。牛雲也不想聽清楚，心知就那麼回事罷了，用不著和他爭辯。讓磁帶繼續轉下去。

幾天以後，胡朋收到一位好友來信，信上說：“陶繼明希望你們夫婦能參加他舉辦的同學會，他與牛雲已經多年不見，非常想念你們。這是陶繼明的心願，也是全班同學的心意。”

胡朋把信一扔，對著牛雲說：“想念你們，是想念你呢！”

想念我，難道不可以？我們是超越時空的好朋友啊！——牛雲心裏這麼想，但沒有說話。

胡朋嘴裏不停地罵罵咧咧，牛雲終於忍無可忍，質問他：“你在罵誰？”

“罵陶繼明，罵這厚顏無恥的東西，竟敢到處寫信說他想念你，想你去參加同學會，發動同學對我施加壓力。”

聽他這麼說，牛雲的心情微微波動，一方面感到陶繼明為見她一面而用心良苦；另一方面又覺得此舉未免太露骨，給她帶來煩惱，不知不覺皺起眉頭，狠狠地說：“討厭！”

“討厭什麼，他愛你呢，還在追你呢！”胡朋說。

“唉！你又來了，你又來了，真拿你沒辦法。”他說，轉身離開客廳。

牛雲很坦然，對待陶繼明即將舉辦的同學會和以往一樣，去也可，不去也可。因為，大學生活沒有給她留下多少美好的回憶，相反，她對同學們還有幾分不滿和埋怨。更不理解在大學裏受同學們批鬥過的陶繼明，對同學會為何如此熱情，如此在意，竟然自己也要舉辦同學會。

她也知道，過去的一切都如一江春水流去了，人與人之間的恩恩怨怨，已隨時光的流逝淡而化之了，何況，以前所發生的一切能怪同學們嗎？

她心中留下的，除了這些，還有濃濃的同學情。那終生難忘的“交心”會，會上那一雙雙充滿同情、友好、理解和寬容的眼睛，至今仍然裝在她的心裏，真乃人心明如鏡，善良永不泯啊！

忘不了，忘不了啊！在去農村勞動的長途上，一位年長的同學幫她背鋪蓋卷，怕她累壞了；抬土的時候，一位大同學總是把土筐往自己那方移，怕壓垮了她；拉板板車，她的腳被壓在車輪下，一位大姐連連忙幫她揉了又揉，關切地問：“還疼嗎？還疼嗎？”---想起這些，她不禁歎道：“歲月匆匆，人生易老，情難老，永遠忘不了。”她激動起來，覺得自己應該去參加同學會。

連日來牛雲的心情都難以平靜，便找了個機會對胡朋說：“我今年都六十五歲了，年輕時工作忙，退休後帶孫輩，總沒有空閒出去玩玩。現在人也閑了，錢也有了，我也該去瀟瀟灑灑了，再不走，以後就走不動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他說，“你想去哪裡？我陪你去。”

“你說話算數？”

“當然。”

兩人對話到此為止。

第二天，牛雲又提起外出旅遊的事，試探地問：“我看這次同學會就是個機會，人多，好玩，我想去看看大涼山風光，彝海，衛星發射站

和那漫山遍野的攀枝花。”她遐想起來，忘了坐在一旁的人是胡朋。

“放屁！”他足一蹬，站起來吼道，“你哪里不可以去！偏偏要選那鬼地方。我知道，你是別有用心！”

“胡說！”她反駁道，“我之所以想去，是因為對我來說，那裏很神秘。”

“神秘，你才神秘！”胡朋說，“你是‘醉翁之意不在酒’！”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‘在乎山水也’”。她說，故意頑皮地一笑。

胡朋被激怒了，舉起右手，沖到她面前就要打。可是面對牛雲一雙憤怒的眼睛，他退卻了，頹然坐在沙發上歎道：“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啊！”

“你不要把風馬牛不相接的事混為一說，當初是當初，今日是今日，愛情是愛情，友情是友情，涇渭分明。”她理直氣壯地說。

“友情，說得好聽，我才不相信男女之間有純潔的友情呢！”

在夫妻兩爭執不下之際，各地同學紛紛來信，邀請他們同赴同學會，說四十年沒有見過牛雲，特別想念；說想看到牛雲與陶繼明重逢，聊以結束歷史的悲劇；說陶繼明一生失去的太多太多，牛雲作為他的好友，應該對他有所安慰。。。。。

牛雲把信給胡朋看，想以此打動他，但他只看了幾張，就把其餘的推到地上，說：“這肯定是陶繼明的陰謀，煽動同學們給我施加壓力，逼我同意你去，陪你去，讓我戴上‘綠帽子’，以報當年我從他那裏搶走了你之仇。”

“不，不是這樣的，你總是把人想得很壞，陶繼明不是這種人。何況。。。。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別說了。”胡朋打斷她的話，揮著手說，“他好，他好，你快跟他去！”轉身進屋，把自己的房門關上。

牛雲蹲在地上，把信一一拾起來，裝回信封，整整齊齊地放進抽屜裏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多麼珍貴的同學情啊！”眼前浮現出剛才的一幕，令她無可奈何地搖頭苦笑，心想，難道真是“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”麼？蜀道難的時代早已經過去了，如今人們“可上九天攬月，可下五洋捉鱉”，我牛雲豈會飛不出“劍門關”？她準備起飛了。

沈默，令人窒息的沈默，牛雲和胡朋已經好幾天不說話了。牛雲想起了魯迅先生的名言：“不在沈默中爆發，就在沈默中滅亡。”她不要滅亡，她選擇了爆發。

午飯後，她麻利地洗完餐具，用香皂洗了手，便倒了滿滿一杯茶，坐在沙發上閉目養神，聽輕音樂。

胡朋向她走來，在她身邊笑嘻嘻地坐下，伸手去攬她的脖子，她卻把臉轉開，而且面帶愠怒。他感到有些尷尬，心知是何緣故，便說：“其實我並不反對你去，只是---只是---考慮到別人會說閒話。”

“不是別人會說，是你會說。”她打斷了他的話。

“我說什麼了？我什麼也沒有說啊！”他故坐吃驚的樣子，開始進入角色。

“。。。。。”她不想回答他。

“我是怕別人亂說，損傷了你的名譽，我是為你好，為兒女好。”

“謝謝！你對我太關心了。”她譏諷道。

“誰叫我是你的丈夫呢？我不關心你，誰關心你呢？”他自以為言之有理。

牛雲沒有答話，心想胡朋有這麼好的心就好了。聽他又說：“我問你，為什麼前幾次的同學會你都不去，這次卻非去不可呢？”

牛雲沒有馬上回答，胡朋以為把她問住了，使她語塞了。諸不知，此話似一顆重磅炸彈，炸開了牛雲心中的大堤，讓她心中的話如潮水般奔湧而出，一瀉千里。

她站起來問他：“你知道我上大學因病而自殺之事嗎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那時候你同情過我，關心過我嗎？”

“沒---沒---沒有。”

“你和某些人一樣對我鄙視，離我遠遠的。是不是？”牛雲流淚了，往事不堪回首。

“都過去了，還提它幹什麼！”胡朋不耐煩地說。

牛雲卻繼續說：“只有他---那個至今被你看不起陶繼明，同情我，關心我，幫助我，陪我治病，為我療傷---，可以說，沒有他就沒有我，也沒有我的今天。古人曰：‘知恩不報非君子’，受人‘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’，可是幾十年來，我不但沒有報恩，甚至還忘恩負義，背信棄義。”

“那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，處理的特殊事，不應當這麼解釋。”

“就算你說得對，但今天有了機會，仍堅持與他為敵，老死不相往來，勢不兩立，恐怕就說不過去了，所以我一定要赴他舉辦的同學會。”

“。。。。。”胡朋無言以對。

“我堅持要去，不單是為了昔日的愛情、友情、恩情，更是為了安慰一顆受傷的心，他太苦，太苦了，特別是近年又失去了他心愛的妻子。我們都是黃土淹到脖子的人了，還沒有一點同情心嗎？”說到這裏，她的淚水已經噴湧而出打濕了衣襟。

“其實，我和你一樣，很同情陶繼明。”他挑著字眼，不慌不忙慢慢地說，“但你畢竟是我的妻子。歷史已經鑄成了我們三人的關係。”

“妻子，妻子不是私人財產吧？”牛雲反問道，“妻子是獨立的人，她有獨立的人格，她有決定自己何去何從的權利。你太自私了，你在金錢，物質上佔有了我，還想從思想上，感情上完全佔有我。”

“你太誇張了。”

“一點也不誇張。”說罷，她轉身進屋，倒在床上，痛哭起來。屋外，突然風雨大作，飛沙走石，電閃雷鳴，像要把這堅固的樓房掀翻。

胡朋不饒她，把她從床上拉起來，要她把話說清楚。牛雲說她不想說，說出來對彼此都沒有好處，她只希望兩人之間的恩恩怨怨一筆勾銷，從此和和美美地過日子。

胡朋說：“你真這麼想就拿出行動來，就不要去陶繼明那裏。”他發現牛雲的心腸又軟了，便進一步發起進攻。

“不行，我非了卻這場心願不可，我曾經對他說過‘我是裝在瓶子裏的魔鬼’，他是把我從瓶子裏救出來的‘漁翁’。我要報答他。還因為我不是‘祥林嫂’，我早就該掙脫夫權思想的束縛了，早就該向你的夫權挑戰了。”

“你就不怕別人說你老風流？”

“不怕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歪，事實會粉碎一切無恥爛言。我相信大多數人是公正的，他們能分清友情還是愛情，只有那些封建思想濃厚的人，或自己就不正的人，才會把二者混為一談，故意把水攪混。”說完，她走出房門，來到客廳，撥通了陶繼明的電話，對他說：“我已經決定參加你將舉辦的同學會，屆時請你到機場來接我。”

那邊傳來他陶繼明開懷的笑聲，說：“請放心，到時我一定在機場恭候。”

胡朋拿她沒辦法，便說：“你不顧我，總該給兒女留個面子吧？”

牛雲把自己的想法和決定告訴了芳芳，也把胡朋的話告訴了她。芳芳說：“我不認為你的決定會傷害我和弟弟的面子，相反，我支持你。陶叔是好人，是你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，你們都是有情有義的人，理所當然要去參加他舉辦的同學會。我天天盼望著你從爸爸的統治下解放出來，今天你終於想沖出去了。媽媽，我好高興，好高興啊！”

“真的？”牛雲激動得抱住芳芳。

“當然是真的。”芳芳說，“難道我會對自己的母親說假話？爸爸可以和那個姚豔來往，你為什麼不可以和陶叔來往呢？男女平等嘛。何況---”

“不說這些了，芳芳。”牛雲打斷女兒的話，“他有他男性的尊嚴。”

“你也有你女性的尊嚴呀！到時候我給你買好機票，送你上飛機。”

“。。。。。”牛雲沒有馬上回答。

“你又害怕了。”芳芳著急道。

“不---不---我不怕，我不怕了。”

西元二〇〇一年九月三日，牛雲坐上“空客”，直飛中國的衛星發射基地——西昌。

陶繼明的住宅占地二、三百平米，是平反後政府在他家原來的地基上為之修建的單家獨院。庭院深深，高樹奇花錯落有致。魚缸裏，大大小小，紅紅綠綠、千姿百態的金魚游來遊去。掛在枝頭的鳥籠裏，八哥、畫眉叫個不停，時時有野鳥飛來助興，比人間美好的音樂還要動聽。

三十八位同學和他們的夫君、妻子，坐在葡萄架下品茗，聽音樂，對奕，搓的搓麻將，玩的玩撲克。都說陶繼明的住處勝似仙境，比他們在鬧市的“鴿子籠”安靜，無噪音亂耳，無推銷者敲門。有的是好山，好水，好空氣，勝陶淵明的五柳宅，超東坡之雨亭。

“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”，好客的陶繼明笑眯了眼，笑彎了嘴，忙裏忙外。給大家沏茶點煙，客客氣氣，殷殷勤勤。對大家說：“我沒有了父母，沒有了妻子，同學們就是我的親人，我的兄弟姐妹。”

聽他說這些話，同學們想，陶繼明從前最親最愛的牛雲，恐怕是他最盼望見到的人了。她怎麼沒來呢？也許和前幾次一樣又不參加同學會。但他們中誰也沒有問及此事，怕傷了陶繼明的心，只隨聲附和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我們都是你的親人，你的兄弟姐妹。”

“叮鈴——”客廳裏電話鈴響了，陶繼明走進去，拿起電話問：“喂！你哪里？”

“機場。”

“哪里的機場？”

“西昌。”

“啊---啊---啊！”陶繼明喜出望外，激動得結結巴巴地說，“你---你等著，就---就在機場候機大廳等---等著，我---我馬上來接你。”

說完她把電話一擱，擦擦臉上冒出的汗，對大家說：“各位，對不起，暫時失陪了。我出去一會兒，很快就回來。”

還沒等大家弄明白，他就三步並作兩步跨出了大門，招來一輛計程車，跳進去，“跑”了。

計程車加大馬力，風馳電掣般向西昌，向機場飛去，陶繼明還嫌慢了，不斷地催促司機：

“快點！快點！再快點！”

“你乘幾點鐘的飛機？怎麼不早一點出發？這時乾著急，就不怕出事？”司機責備他，提醒他。

“不---不是。”他又結巴起來，說，“我。。。我---我是去接一個人。”

“接人也值得著急嗎？不是在那裏等著你嗎，還怕跑了不成？”司機說，回轉身看了他一眼，發覺他神情竟那麼緊張，那麼迫不及待，滿臉通紅冒汗，感到有些莫名其妙，忍不住問：

“你接什麼人啊，這麼著急？”

“接我的一位同學。”

“哎呀，我的天！我還以為是去接一位中央首長呢。”小夥子玩笑起來。

“小夥子，你太年輕了，什麼都不懂。”陶繼明快樂地說。

“嘎——”小夥子來了個急剎車，搞得陶繼明前撲後仰，連忙抓住椅背，問：“怎麼了？”

“到了。”

陶繼明跳下車，對司機說：“你別走開，就等在這裏，我馬上要坐你的車回去。”

“好的。”小夥子說。

陶繼明飛快地往候機大樓跑去，滿以為牛雲在那裏等他，誰知她已經站在樓外高高的臺階上，向他招手呢。他深情地呼喊著：“牛雲——牛雲！”向她奔去。牛雲聽見他的呼喚，立即走下臺階，朝他跑去，跑去。彼此都忘了歲月、忘了此時所處的環境。但是在他們相隔只有一步之遙時，兩人都站住了，凝在那裏了，一動也不動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哭也不笑，只聽見對方的心潮在澎湃，熱血在沸騰。

“嘟——嘟——”是司機在催他們上車了，兩人才從夢中醒過來，手拉著手向計程車走去，不好意思地對司機說：“對不起！對不起！讓你久等了！”

車在行駛中，小夥子忍不住問：“我看你倆不是普通的同學關係，以前肯定有不平常的交往。”

“你胡說八道！”陶繼明嗔怪司機，語氣中充滿了笑意，與其說是責怪他，不如說是給他吃了顆糖。

小夥子靈機一動，唱起了“阿哥阿妹情誼長，好象那流水日夜淌。流水有時也會盡，阿哥（阿妹）啊！永遠在我身旁。”

車到達陶家門口，三十八位同學一齊擁出來迎接他們，七嘴八舌地說“歡迎，歡迎”，“歡迎牛雲大駕光臨”。還說“要不是陶繼明舉辦同學會，恐怕牛雲也不會來”。其中有位同學拍拍陶繼明的肩頭，豎起大拇指說：“還是我們的陶兄有吸引力！”牛雲害羞得面紅耳赤，低著頭微笑。

陶繼明陪著牛雲，笑顏逐開，春風滿面，不斷地向大家點頭致謝，自己反倒成了客人似的。牛雲仍然是當年那位靜女，靜靜地對大家笑，微微

地點頭，輕輕地和各位握手，秀聲秀氣地說“你好，你好”，“謝謝，謝謝”，臉上不時泛起紅暈。

酒宴就要開始了，庭院裏張燈結綵，燈火輝煌，擺開了十張老式的八仙桌子，每桌坐四對夫婦，謂之八仙宴。只有陶繼明與牛雲同坐的那桌少了兩個人。一位是九兒，一位是胡朋。兩個位子雖然空著，但仍然擺了筷子，酒杯，斟滿了酒。

“劈劈啪啪——”鞭炮齊鳴，驚動了街坊四鄰，人們從四面八方圍了過來，擠到門口，爬上牆頭，看稀奇。但見一位紅光滿面、銀絲滿頭、福泰的老者——當年班上的支部書記，從座位上站起來，高舉酒杯，對大家說：“同學們，請站起來，舉起杯，為陶兄與牛雲的重逢乾杯，乾杯！感謝歲月將真情還給了他們。”說罷，他與眾人一飲而盡，一起高呼：“願陶兄與牛雲的友誼地久天長！願我們大家的友誼天長地久。”

陶繼明連忙打開音響，放起了《魂斷藍橋》的主旋律，把大家喚回往事的歲月，沉浸在今天的幸福中，情不自禁地合著音樂同聲高唱：“萬歲朋友，朋友友誼！萬歲，舉杯痛飲！”

牛雲激動得流淚，陶繼明悄悄地遞過手帕，暗示他把眼淚擦幹，並在桌面下握著她的手，對她說：“不要激動，不要激動，小心你的心臟，你的血壓。”

牛雲也緊緊握著他的手說：“別擔心，別擔心，我會控制自己。”

此時，一位胖胖的老太婆走向他們，像記者採訪式地說：“請問，二位今天有何感想？”

陶繼明連忙站起來，滿臉喜氣地說：“我覺得今天似乎才徹底平反了，我覺得不搞階級鬥爭的日子真好，我覺得如今人與人之間的真情才充

分展現出來，連牛雲也不再壓抑自己，勇敢地飛到我這窮山溝和諸位歡聚。”

大家立即“烏拉，烏拉！”歡呼起來，激動得用上了當年學的俄語。

那位胖老太婆不是別人，正是當年給牛雲揉過腳的大姐。待她退到席位坐定後，一位當年人稱小弟，如今已是小老頭的同學，來到牛雲面前問：“小牛，今天你有何感想？”

“我？”牛雲禮貌地站起來說，“一言難盡，象打翻了五味瓶，什麼滋味都有。但是，我也和大家一樣，今天嘗得最多的，是甜，是蜜。”

“精彩！回答得精彩，真不愧為當年的才女。”小弟拍著手，象電視節目主持人一樣評論起來，宴會上立即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。小弟跑過去扭開了音響的電鍵，鄧麗君甜潤的嗓音立即唱起了“甜蜜蜜，笑得甜蜜蜜，你的笑容多麼熟悉，我一時想不起。。。。。”

大家再一次沉浸在回憶裏，沉浸在幸福中。

俗話說：“千里搭長棚，沒有不散的宴席”。三天後，同學們告別陶繼明，各奔東西。

陶繼明在機場與牛雲依依惜別，兩人肩並肩，默默地坐在候機大廳的角落裏。時間在一分一秒的過去，兩人都有一種緊迫感。都覺得要把時間抓住，都有千言萬語要向對方說，卻又覺得什麼都是多餘的，都會是畫蛇添足，破壞這幾十年才盼來的一瞬。

陶繼明希望牛雲留下來，永遠的留下來，但明知這是不可能的事。牛雲希望不離開陶繼明，永遠不離開，也知道是不現實的事。他們希望就這樣肩並肩，默默地坐著，坐著，坐到海枯石爛，坐到天荒地老，坐到宇宙不在。

廣播通知班機將要起飛，請旅客們準備登機。牛雲遲遲疑疑地站起來，看了看呆坐著的陶繼明，準備起步。陶繼明也慢慢站起來，但不是送別，而是伸出右手，按著牛雲的肩頭請求道：“再坐一會兒吧！再坐一會兒吧！”

牛雲聽他的話坐下來，深情地望著他，盼望他能說點什麼。陶繼明的嘴張了兩下，卻沒有吐出一個字。牛雲又站起來欲走，陶繼明又拉她坐下請求道：“再坐一會兒吧！急什麼呢，我有話對你說。”

牛雲聽他的話又坐下來，眼裏流露出難捨難分的神情，鼻子已經發酸，快要流淚了。可是，陶繼明不僅沒有吐出一個字，連頭也低下去了。見此情景，牛雲把牙一咬，說：“你就別說了，我知道你想說什麼。”

“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”陶繼明抬起頭，站起來，向他張開手臂。

牛雲被他突然又不突然的動作嚇得倒退了幾步，一邊擺手，一邊說：“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！”

陶繼明立即冷靜下來，抓住她的雙手說：“牛雲，我的好朋友，我---我現在已經是自由人了，你留下吧！不要再離開我，我們不要再生離死別！”

面對孤單單的繼明，面對至今仍傾心愛著她的繼明，牛雲又痛心又悔恨又悲傷，禁不住潸然淚下，嗚咽著說：“請你不要這樣，請你不要說這些。”

他卻固執地說：“我要—我要---我要說，我等了近半個世紀，就是為了對你說一聲‘我愛你’，而且不管它是否變為現實。”

牛雲說：“我也愛你，時至今日，我最愛的人，任然是你。可是---可是---我已經是他人之妻，已經是母親，祖母親了。”

繼明說：“這沒有關係，只要你記住我對你說過‘我愛你’，只要你還愛著我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”

飛機起飛了，戴走了牛雲，戴走了陶繼明的愛。

回到家裏的陶繼明感到他的房子太寬太大，空蕩蕩的，倍覺孤獨寂寞淒涼，只有鏡框裏的九兒在對他微笑。好象要說：“繼明哥，又剩下你一個人了，我沒能陪你走到人生的終點，讓我終生抱憾啊！”

想起剛才機場送別的一幕，陶繼明慚愧起來，對著九兒的遺像說：“我又對你犯罪了，請你原諒我吧！”

“不，你沒有錯，你是有靈性，有情感的人，何況我已經多年不在人間。”九兒似乎要這麼回答他。

晚上，陶繼明做了個夢，看見九兒笑吟吟地向他走來。

第二天，陶繼明泡了一杯茶，坐在葡萄架下慢慢地喝，回味著剛過去的同學會。此時，一隻喜鵲飛來，站在院裏的攀枝花樹上“喳喳”地叫個不停，陶繼明笑起來，對喜鵲說：“喜鵲大姐，你是來向我報喜的吧？”

“喳喳。”算是喜鵲的回答。

真巧，客廳的電話鈴響了，陶繼明連忙去接電話。

“爸爸，你好！我是遇兒。”

“啊啊啊，遇兒，告訴我好消息吧？”

“是的。是的，我約了幾位博士同學，籌了一些資金，打算回國創業，在成都建一家醫院。”

“啊啊啊，好好好，什麼時候才能回來？”

“快了，就在最近一個月左右。”

於是，從這天起，陶繼明天天想著他的遇兒，說他一定長高了，長胖了，還長了鬍子了。又說，留點鬍子，好遮住他上嘴唇的傷痕。還拿出遇兒的照片來，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長長地歎氣說，他媽媽如果在世，該有多高興啊！可憐的孩子，你再也見不到你慈愛的母親了。

說罷，走出家門，買了一些香燭紙錢，要去墳上告訴九兒。

來到墓地，他點燃了香燭，焚燒著紙錢，對九兒說：“你的遇兒要回來了，你高興嗎？美國離我們太遠了，隔著世界上最大的海洋，遇兒只能坐飛機回來。飛機當然好，就怕出事故，你千萬要保佑他一路平安啊！他回來以後，我們父子倆要一同來看你。九兒，你聽見了嗎？”他給九兒磕了幾個頭，把耳朵貼在墓碑上，靜靜地聽她回答。

這時，一隻烏鴉飛來，落在墓後的一棵樹上，扇動著翅膀，“呱呱”地叫了幾聲。陶繼明心裏一驚，心想這難道就是九兒的回答麼？

突然，一陣狂風吹來，吹滅了香燭，卷走了紙灰，剛才還明亮的天空，一下子烏雲滾滾，眼看大雨就要來臨。陶繼明連忙站起來，往山下走去。回到家裏，他一連幾天都心神不定。

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十二時，陶繼明照例打開電視機看新聞，這是他每天的必修課。他專心專意地注視著電視屏，只見一架飛機，又一架飛機，撞向美國的雙子樓，兩座堅固而高聳入雲的龐然大物轟然倒塌，成了廢墟。陶繼明嚇出了一

身冷汗，心想，他的遇兒該不在大樓裏吧？他想站起來，去往美國打電話，卻站不起來了，全身像灌了鉛一樣挪不動。

這時，他的兩位老朋友慌慌張張地跑來，關切地問：“繼明，美國出事了，你兒子該不在紐約吧？”

“我---我---我不知道，也許，也許不在那裏。”陶繼明說，他也弄不清遇兒的行蹤。

“那就打電話問問吧，大家好放心。”

“我站不起來了。”陶繼明說。

大家這才發現陶繼明全身都在發抖，臉都嚇青了，便安慰他說：“你別緊張，哪有這麼湊巧的事，遇兒命大福大的，不會遭此劫難。”

聽他們這麼說，陶繼明才慢慢鎮定下來，一步一步挪到電話邊，拿起電話開始撥號。一次不通，二次不通，三次也不通，撥了好一陣，才意識到撥錯了號碼。最後，終於撥通了。可是，那邊接電話的人卻不是遇兒，陶繼明便說：“請你叫路遇接電話。”

“你是誰？”那邊問。

“我是他爸爸。”

“啊，伯父！”那邊回答，“他---他---他不在。”

“他哪去了？”

那邊聲音顯得有些不安地說：“他---他---他可能---去世貿中心。。。。。”

還沒聽完對方的話，陶繼明就往後一仰，癱在地上，眼睛直勾勾的，嘴裏不停地念著：“我的遇兒沒了，我的遇兒沒了，我的。。。。。”老淚縱橫，暈了過去

噩耗傳來，牛雲簡直不敢相信。胡芳說：“壞事怎麼都找上陶叔呢？”

“這就是命唄。哎！”牛雲說著，慢慢向臥室走去。

胡朋勸她：“不要難過，壞事會變成好事呢！”

“我問你，怎麼個變法？”牛雲生氣道。

“你會少一份牽掛，我會少一些煩惱。”他平靜地說。

“自私，你太自私了。”

“愛情本來就是自私的。”

“你懂什麼愛！你只知道佔有和索取。”

這天是陶繼明的葬禮，同學，朋友，鄉親，還有他以前搶救，治療過的人都來了。一名青年說：“去年我害了胡豆黃，陶醫生把他的血輸給我，把我從死神手裏搶回來。今天我要給他端靈。”

說罷，青年捧起鑲嵌了陶繼明遺像，披著黑紗的骨灰盒，悲傷地低垂著頭，走在送葬隊伍的前頭。牛雲由胡芳攙扶著，跟在他的後面。人們的哭聲，泣聲，嗚咽聲，在山谷裏回蕩，不是哀樂，勝過哀樂，感動得高山流淚，綠水嗚咽。

人們把陶繼明安葬在九兒墓旁，說：“安息吧！我們窮山溝的好人，受苦人。”

牛雲跪在墳墓前，拿出一包信件，劃燃一根火柴，說：“帶走吧！這是我寫給你的信。”她眼淚汪汪地望著蒼天，目送著紅的黑的紙灰乘風而去，痛心道：“別了，別了，永別了！”

牛雲從窮山溝回到家裏，胡朋發現她一下子老了幾歲，說話走路都比以前慢了許多。記憶力

也大不如前了。便動了點惻隱之心，慶倖她當年參加了陶繼明舉辦的同學會，少了些遺憾，少了些對他的埋怨，同時也多了層憂慮。

他對牛雲說：“你們也太膽大了，竟敢在碑上書寫‘停止階級鬥爭’，萬一。。。。。。”

“還有什麼萬一？”

“這就難說了，從中國的歷史看，秦有焚書坑儒，清有文字獄，誰能料到今後就沒有----。。”

“你這是‘杞人憂天’。”她說，“再說，即使不幸而被你言中，那時候我們早已化成泥土了。”

“但我們還有後人呢。”

“你真夠深謀遠慮了。”牛雲諷刺道。

“唉！”胡朋歎道：“不是我多慮，現在不是還有人寫了小說，被地方官對號入座，因而搞得家破人亡嗎？”

“。。。。。。”她一時答不上來。

## 後記

有人看了我這篇拙文後，說：“太悲慘了，不應該讓陶繼明死去，好人應該有好的結果。”文中的陶繼明原型則說：“我不是還活著嗎？”

我連忙道歉：“是是是，我錯了，我不該要你‘死’。你說該怎麼寫？”

他說：“把我現在的情況如實記錄下來。”於是口授了他後來的經歷，由我整理記錄在下。

。。。。。。見此情景，兩位老朋友潸然淚下。陶繼明卻慢慢緩過氣來，心想：完了，完了，我現在一切都沒有了。沒有了妻子，沒有了兒子，沒有了希望，我一個人赤條條的來，即將

赤條條的去了。他還喃喃自語：“是啊，我也該回‘故鄉’了。我的九兒在那裏，我的兒子也在那裏，我的愛全在那裏，我要去和他們團聚了。我還活在世上幹什麼呀！”

老朋友勸他：“繼明兄，你現在別想，也不要說話，讓我們攙扶你上床休息吧！”

他聽朋友的話，乖乖地躺下了，像一個嚇怕了的孩子，失魂落魄，呆呆地望著天花板出神。見此模樣，朋友勸他閉上眼睛休息。

“是啊，我該閉上眼睛休息了。”陶繼明機械地重複他們的話，心裏卻在想：我還活著幹啥啊！佛說“人間是苦海”，“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”。我怎麼老在這苦海中沉浮，掙扎，找不到回頭的岸呢？阿彌陀佛！菩薩保佑我快快爬上苦海之岸吧！他雙手交叉，放在胸前，閉上眼睛，默默地向天禱告。漸漸地，漸漸地迷迷糊糊，飄飄欲仙。看見九兒來迎接他了，對他說：“繼明哥，你來得正好，遇兒在那邊等你呢！”

說罷，九兒攜著他的手，飄飄蕩蕩向空中飛去，聽見遇兒在前面喊：“爸爸！爸爸！我在這裏等你很久了，你怎麼才來呢？快來呀！快來呀！”

陶繼明和九兒手拉著手，循聲向兒子飛去，飛去。越飛越快，越飛越高。可是，怎麼努力也看不見遇兒，反而失手丟了九兒。急得陶繼明連忙喊：“遇兒快來呀！你媽媽不見了！”這一呼喊，陶繼明驚醒了。他想：這夢是主吉呢，還是主凶？又想：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了，害怕啥子，至多就是我也死掉，那才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呢！

第二天清晨，陶繼明醒來，頭昏昏沉沉，一身軟綿綿的。環顧四周，冷冷清清，空空蕩蕩，

沒有一點生氣。於是倍感淒涼，不寒而慄，欲置自己於死地而後快。

此刻，窗外傳來小鳥清脆的叫聲，令他想起應該給小鳥餵食，給魚兒換水，給花兒施肥了。又想：這些小生靈囚在籠子裏，水缸裏，院子裏，和他囚在地球上一樣，也是很苦的。想到這些，陶繼明動了惻隱之心，從床上慢慢起來，一步一步走到院子裏。一邊給鳥兒餵食，給魚兒換水，給花兒施肥，一邊說：“我現在就只有你們了，只有你們了。”不知不覺又掉下幾滴混濁的老淚。

做完這些事後，陶繼明回到客廳，“啪”的一聲將電源插頭拔掉，說：“我不要聽，不要看電視了。我要的是墳墓，是死一般的寂靜。”又走到電話機前，對電話機說：“兒子沒了，我還有你幹什麼！我不再與外界聯繫了。”說著，就要伸手去扯掉它。此時，旁邊仿佛有人在說：“還有我呢，難道連我都不理睬了？”

“你是誰？”陶繼明轉過頭去問，看見是牛雲，便要向她解釋，可是，那人瞬間煙消雲散，無影無蹤。愣了一陣，陶繼明回過神來，拍拍自己的腦袋，心想自己的神經可能出問題了，便馬上提醒自己，不要胡思亂想，對生者和死者一樣不要寄予希望。

這時，電話鈴響了，陶繼明按下免提鍵問：“喂！哪里？你是誰？”

“我，遇兒。”

“遇兒！？”陶繼明很吃驚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以為自己又在做夢。

“爸爸，您怎麼不說話呀？”

“你，你，你在哪里呀？”

“在成都。”

“真的嗎？”

“怎麼不是真的，我敢在電話上騙您老人家嗎？”

“不。。。不。。。不。。。我是說。。。說你。。。 ”陶繼明猶豫起來，改口道，“電話上說不清楚，你回來就知道了。”

通完電話，路遇立刻上火車。第二天早晨在西昌下車後，經一段汽車顛簸，便身披霞光，撲進家門，撲進父親的懷抱。父親熱淚盈眶，對兒子說：“我還以為這輩子見不到你了。”

“我說過要回來的呀！”

“可是，我那天打電話去美國，那邊說。。。。。”

“他們搞錯了。飛機襲擊雙子樓時，我已經離開美國了。”

“哈哈。。。。。”父子二人開懷大笑，驚飛了樹上的小鳥。緊緊擁著兒子的陶繼明頓感這世界如此美好，如此令人留戀。

一年以後，路遇把父親接到成都，請來牛雲，出席他的口腔醫療所開張典禮。。。。。。客人散盡後，三人坐在月光如水，樹影斑駁，花香四溢的院子裏，靜靜地品茗，毫無倦意。

路遇突然問他爸：“您今天有何感想？”

“感想？什麼感想？”陶繼明好像剛從夢中醒來，睜大眼睛反問道。

“高興嗎？”遇兒笑嘻嘻地湊近爸爸的臉，觀察他的表情，認真地問。

“有點。”說罷，陶繼明閉上眼睛，慢慢往椅背靠去，有氣無力地垂著頭。

見此情景，路遇有些悵惘，回轉頭去問牛雲：“阿姨，您呢？”

“和你爸差不多。”

“奇怪！”路遇遭此“冷遇”，想了片刻才說，“您們怎麼了？”

“觸景生情，撫今追昔，往事不堪回首。”二位老人異口同聲道。

“啊！”路遇恍然大悟，情意綿綿地勸老人，“不要多想過去，要學會遺忘，輕輕鬆松過日子。”

沈默了一陣，陶繼明歎口氣說：“是啊！我們該滿足了，該謝天謝地了。如果沒有。。。。。”

“爸爸，您不要說了，我曉得您又要說什麼什麼。”兒子馬上打斷他的話說。

“難道我以前說錯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兒子義憤填膺，斬釘切鐵道，“那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，隨心所欲擺佈您，你們，要您，你們昨天下地獄今天上天堂的人，在西方法治的國家早就公審判刑了。可是，在我們這裏受害人還在向這些特殊罪犯唱讚歌，對他們感恩戴德。特殊罪犯們不僅不知罪不認罪，還恬不知恥的說他們‘敢於犯錯誤，敢於糾正錯誤，偉大光榮正確’。包括某些受害人也這麼認識這個大是大非問題。您們說可不可悲？”

兩位老人點點頭，心悅誠服。

作者：慈航普度。

2003年初稿，2008年定稿。

（第一節已在黃花崗雜誌第28期刊載）